

明文精选

宋濂

阅江楼记

金陵为帝王之州。自六朝迄于南唐，类皆偏据一方，无以应山川之王气。逮我皇帝，定鼎于兹，始足以当之。由是声教所暨，罔间朔南；存神穆清，与道同体。虽一豫一游，亦思为天下后世法。

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，自卢龙蜿蜒而来。长江如虹贯，蟠绕其下。上以其地雄胜，诏建楼于巅，与民同游观之乐。遂锡嘉名为“阅江”云。登览之顷，万象森列，千载之秘，一旦轩露。岂非天造地设，以俟大一统之君，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？

当风日清美，法驾幸临，升其崇椒，凭阑遥瞩，必悠然而动遐想。见江汉之朝宗，诸侯之述职，城池之高深，关阨之严固，必曰：“此朕沐风栉雨、战胜攻取之所致也。”中夏之广，益思有以保之。见波涛之浩荡，风帆之下上，番舶接迹而来庭，蛮琛联肩而入贡，必曰：“此朕德绥威服，覃及外内之所及也。”四陲之远，益思所以柔之。见两岸之间、四郊之上，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，农女有将桑行馐之勤，必曰：“此朕拔诸水火、而登于衽席者也。”万方之民，益思有以安之。触类而推，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楼之建，皇上所以发舒精神，因物兴感，无不寓其致治之思，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！

彼临春、结绮，非弗华矣；齐云、落星，非不高矣。不过乐管弦之淫响、藏燕赵之艳姬。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，臣不知其为何说也。虽然，长江发源岷山，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，白涌碧翻，六朝之时，往往倚之为天堑。今则南北一家，视为安流，无所事乎战争矣。然则，果谁之力欤？逢掖之士，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，当思帝德如天，荡荡难名，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。忠君报上之心，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？臣不敏，奉旨撰记。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，勒诸贞珉。他若留连光景之辞，皆略而不陈，惧褻也。

送东阳马生序

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，无从致书以观，每假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。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录毕，走送之，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，余因得遍观群书。既加冠，益慕圣贤之道，又患无硕师、名人与游，尝趋百里外，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。先达德隆望尊，门人弟子填其室，未尝稍降辞色。余立侍左右，援疑质理，俯身倾耳以请；或遇其叱咄，色愈恭，礼愈至，不敢出一言以复；俟其欣悦，则又请焉。故余虽愚，卒获有所闻。

当余之从师也，负篋曳屣，行深山巨谷中，穷冬烈风，大雪深数尺，足肤皲裂而不知。至舍，四肢僵劲不能动，媵人持汤沃灌，以衾拥覆，久而乃和。寓逆旅主人，日再食，无鲜肥滋味之享。同舍生皆被绮绣，戴珠缨宝饰之帽，腰白玉之环，左佩刀，右备容臭，煜然若神人；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，略无慕艳意。以中有足乐者，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盖余之勤且艰苦此。今虽耄老，未有所成，犹幸预君子之列，而承天子之宠光，缀公卿之后，日侍坐备顾问，四海亦谬称其氏名，况才之过于余者乎？

今诸生学于太学，县官日有廩稍之供，父母岁有裘葛之遗，无冻馁之患

矣；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，无奔走之劳矣；有司业、博士为之师，未有问而不告，求而不得者也；凡所宜有之书，皆集于此，不必若余之手录，假诸人而后见也。其业有不精，德有不成者，非天质之卑，则心不若余之专耳，岂他人之过哉！

东阳马生君则，在太学已二年，流辈甚称其贤。余朝京师，生以乡人子谒余，撰长书以为贽，辞甚畅达，与之论辨，言和而色夷。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，是可谓善学者矣！其将归见其亲也，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。谓余勉乡人以学者，余之志也；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，岂知余者哉！

大言

素有尊卢沙者，善夸谈，居之不疑。秦人笑之，尊卢沙曰：“勿予笑也，吾将说楚以王国之术。”翩翩然南。

迨至楚境上，关吏絷之。尊卢沙曰：“慎毋絷我，我来为楚王师。”关吏送诸朝。大夫置馆之，问曰：“先生不鄙夷敝邑，不远千里，将康我楚邦。承颜色日浅，未敢敷布腹心；他不敢有请，姑闻师楚之意何如？”尊卢沙怒曰：“是非子所知！”大夫不得其情，进于上卿瑕。瑕客之，问之如大夫。尊卢沙愈怒，欲辞去。瑕恐获罪于王，亟言之。

王趣见，未至，使者四三往。及见，长揖不拜，呼楚王谓曰：“楚国东有吴越，西有秦，北有齐与晋，皆虎视不瞑。臣近道出晋郊，闻晋约诸侯图楚，刑白牲，列珠盘玉敦，歃血以盟曰：‘不祸楚国，无相见也！’且投璧祭河，欲渡。王尚得奠枕而寝耶？”楚王起问计。尊卢沙指天曰：“使尊卢沙为卿，楚不强，有如日！”王曰：“然敢问何先？”尊卢沙曰：“是不可空言白也。”王曰：“然。”即命为卿。

居三月，无异者。已而晋侯帅诸侯之师至，王恐甚，召尊卢沙却之。尊卢沙瞠目视，不对。迫之言，乃曰：“晋师锐甚，为王上计，莫若割地与之平耳。”王怒，囚之三年，劓而纵之。

尊卢沙谓人曰：“吾今而后知夸谈足以贾祸。”终身不言。欲言，扞鼻即止。

君子曰：战国之时，士多大言无当，盖往往藉是以媒利禄。尊卢沙，亦其一人也。使晋兵不即至，或可少售其妄；未久辄败，亦不幸矣哉！历考往事，矫虚以诳人，未有令后者也。然则尊卢沙之劓，非不幸也，宜也。刘基

卖柑者言

杭有卖果者，善藏柑，涉寒暑不溃。出之烨然，玉质而金色。置于市，贾十倍，人争鬻之。予贸得其一，剖之，如有烟扑口鼻，视其中，干若败絮。予怪而问之曰：“若所市于人者，将以实笾豆，奉祭祀，供宾客乎？将衒外以惑愚瞽也？甚矣哉为欺也。”

卖者笑曰：“吾业是有年矣，吾赖是以食吾躯。吾售之，人取之，未尝有言，而独不足子所乎？世之为欺者不寡矣，而独我也乎？吾子未之思也。今夫佩虎符，坐皋比者，洸洸乎于城之具也，果能授孙吴之略耶？峨大冠、拖长绅者，昂昂乎庙堂之器也，果能建伊皋之业耶？盗起而不知御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吏奸而不知禁，法敝而不知理，坐糜廩粟而不知耻。观其坐高堂，

骑大马，醉醇醴而饫肥鲜者，孰不巍巍乎可畏，赫赫乎可象也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也哉！今子是之不察，而以察吾柑！”

予默默无以应。退而思其言，类东方生滑稽之流。岂其愤世疾邪者耶？而托于柑以讽耶？

司马季主论卜

东陵侯既废，过司马季主而卜焉。

季主曰：“君侯何卜也？”东陵侯曰：“久卧者思起，久蛰者思启，久懣者思嚏。吾闻之：蓄极则泄，闷极则达，热极则风。壅极则通，一冬一春，靡屈不伸；一起一伏，无往不复。仆窃有疑，愿受教焉。”季主曰：“若是，则君侯已喻之矣，又何卜为？”东陵侯曰：“仆未究其奥也，愿先生卒教之。”

季主乃言曰：“呜呼！天道何亲？惟德之亲；鬼神何灵？因人而灵。夫蓍，枯草也；龟，枯骨也：物也。人灵于物者也，何不自听，而听于物乎？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？有昔者必有今日。是故碎瓦颓垣，昔日之歌楼舞馆也；荒榛断梗，昔日之琼蕤玉树也；露蛸风蝉，昔日之凤笙龙笛也；鬼磷萤火，昔日之金缸华烛也；秋荼春荠，昔日之象白驼峰也；丹枫白荻，昔日之蜀锦齐纨也。昔日之所无，今日有之不为过；昔日之所有，今日无之不为不足。是故一昼一夜，华开者谢；一秋一春，物故者新。激湍之下，必有深潭；高丘之下，必有浚谷。君侯亦知之矣，何以卜为？”

高启

书博鸡者事

博鸡者，袁人，素无赖，不事产业，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。任气好斗，诸为里侠者皆下之。

元至正间，袁有守多惠政，民甚爱之。部使者臧，新贵，将按郡至袁。守自负年德，易之，闻其至，笑曰：“臧氏之子也。”或以告臧。臧怒，欲中守法。会袁有豪民尝受守仗，知使者意嗾守，即诬守纳己赇。使者遂逮守，胁服，夺其官。袁人大愤，然未有以报也。

一日，博鸡者遨于市。众知有为，因让之曰：“若素名勇，徒能凌藉贫孱者耳！彼豪民恃其资，诬去贤使君，袁人失父母；若诚丈夫，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？”博鸡者曰：“诺。”即入闾左，呼子弟素健者，得数十人，遮豪民于道。豪民方华衣乘马，从群奴而驰。博鸡者直前猝下，提殴之。奴惊，各亡去。乃褫豪民衣自衣，复自策其马，麾众拥豪民马前，反按，徇诸市。使自呼曰：“为民诬太守者视此！”一步一呼，不呼则杖，其背尽创。豪民子闻难，鳩宗族童奴百许人，欲要篡以归。博鸡者逆谓曰：“若欲死而父，即前斗。否则阖门善俟。吾行市毕，即归若父，无恙也。”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，不敢动，稍敛众以去。袁人相聚从观，欢动一城。郡录事骇之，驰白府。府佐快其所为，阴纵之不问。日暮，至豪民第门，猝使跪，数之曰：“若为民不自谨，冒使君，杖汝，法也；敢用是为怨望，又投间蔑污使君，使罢。汝罪宜死，今姑贷汝。后不善自改，且复妄言，我当焚汝庐、戕汝家矣！”豪民气尽，以额叩地，谢不敢。乃释之。

博鸡者因告众曰：“是足以报使君未耶？”众曰：“若所为诚快，然使君冤未白，犹无益也。”博鸡者曰：“然。”即连楮为巨幅，广二丈，大书一“屈”字，以两竿夹揭之，走诉行御史台。台臣弗为理。乃与其徒日张“屈”字，游金陵市中。台臣惭，追受其牒，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。方是时，博鸡者以义闻东南。

高子曰：余在史馆，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之事。观袁守虽得民，然自喜轻上，其祸非外至也。臧使者枉用三尺，以仇一言之憾，固贼戾之士哉！第为上者不能察，使匹夫攘袂群起，以伸其愤，识者固知元政紊弛，而变兴自下之渐矣。

方孝孺

越巫

越巫自诡善驱鬼物。人病，立坛场，鸣角振铃，跳掷叫呼，为胡旋舞襍之。病幸已，饌酒食持其货去，死则诿以他故，终不自信其术之妄。恒夸人曰：“我善治鬼，鬼莫敢我抗。”恶少年愠其诞，矚其夜归，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，相去各里所，候巫过下，砂石击之。巫以为真鬼也，即旋其角，且角且走，心大骇，首岑岑加重，行不知足所在。稍前，骇颇定，木间砂石乱下如初，又旋而角，角不能成音，走愈急。复至前，复如初，手慄气慑不能角，角坠振其铃，既而铃坠，唯大叫以行。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，亦皆以为鬼，号求救于人甚哀。夜半抵家，大哭叩门，其妻问故，舌缩不能言，唯指床曰：“亟扶我寝！我遇鬼，今死矣！”扶至床，胆裂死，肤色如蓝。巫至死不知其非鬼。

吴士

吴士好夸言，自高其能，谓举世莫及，尤善谈兵，谈必推孙、吴。遇元季乱，张士诚称王姑苏，与国朝争雄，兵未决。士谒士诚曰：“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，粟帛莫富于姑苏，甲兵莫利于姑苏，然而不霸者，将劣也。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夫，夫战而不知兵，此鼠斗耳！王果能将吾，中原可得，于胜小敌何有！”士诚以为然，俾为将，听自募兵，戒司粟吏勿与较赢缩。士尝游钱塘，与无赖懦人文，遂募兵于钱塘，无赖士皆起从之，得官者数十人，月糜粟万计。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，暇则斩牲具酒燕饮，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。李曹公破钱塘，士及麾下遁去，不敢少格，蒐得缚至辕门诛之，垂死犹曰：“吾孙吴法。”

右《越巫》、《吴士》二篇，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，好夸者死于夸，而终身不知其非者众多矣，岂不惑哉！游吴越间，客谈二事类之，书以为世戒。

李东阳

移树说

予城西旧茔久勿树。比辟地东邻，有桧百余株，大者盈拱，高可二三丈，予惜其生不得所。有种树者曰：“我能为公移之。”予曰：“有是哉？”请试，许之。

予尝往观焉。乃移其三之一，规其根围数尺，中留宿土。坎及四周，及底而止。以绳绕其根，若碇然，然其重虽千人莫能举也。则侈其坎之稜，絙树腰而卧之，根之罅实以虚壤。复卧而北，树为壤所垫，渐高以起，卧而南亦如之。三卧三起，其高出于坎。棚木为床横载之，曳以两牛，翼以十夫。其大者倍其数。行数百步，植于墓后为三重。阅岁而视之，成者十九。则又移其余，左右翼以及于门。再阅岁而视之，其成者又十而九也。于是千条交接，行列分布，郁然改观。与古墓无异焉。夫规大而坎疏，故根不离；宿土厚，故元气足；乘虚而起渐，故出而无所伤。取必于旦夕之近，而巧夺于二十余年之远，盖其治之也有道，而行之也有序尔。

予因叹夫世之培植人材，变化气习者，使皆得其道而治之，几何不为君子之归也哉？族子嘉敬举乡贡而来，予爱其

质近于义，留居京师，与之考业论道，示之向方，俾从贤士大夫游，有所观法而磨砺，知新而聚博。越三年，志业并进，再诎有司，将归省其亲。予冀其复来，以成其学，且见之用也，作《移树说》以贻之。

医戒

予年二十九，有脾病焉。其证能食而不能化，因节不多食。渐节渐寡，几至废食。气渐蟄，形日就惫，医谓为瘵也，以药补之；病益甚，则补益峻。岁且尽，乃相谓曰：“吾计且穷矣。若春木旺，则脾土必重伤。”先君子忧之。

会有老医孙景祥氏来视，曰：“及春而解。”予怪问之，孙曰：“病在心火，故得木而解。彼谓脾病者，不揣其本故也。子无乃有忧郁之心乎？”予爽然曰：“嘻，是也。”盖是时予屡有妻及弟之丧，悲怆交集，积岁而病，累月而惫，非唯医不能识，而予亦忘之矣。于是括旧药尽焚之，悉听其所为。三日而一药，药不过四五剂，及春而果差。

因叹曰：医不能识病，而欲拯人之危，难矣哉！又叹曰：世之徇名遗实，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者，亦岂少哉！乡不此医之值，而徒托诸所谓命医，不当补而补，至于惫而莫之悟也。因录以自戒。

马中锡

里妇寓言

汉武帝时，汲黯使河南，矫制发粟；归恐见诛，未见上，先过东郭先生求策。先生曰：“吾草野鄙人，不知制为何物，亦不知矫制何罪，无可以语子者。无已，敢以吾里中事以告。吾里有妇，未笄时，佐诸姆治内事，暇则窃听诸母谈，闻男女居室事甚悉，心亦畅然以悦；及闻孕育之艰，则怵然而退，私语女隶曰：‘诸母知我窃听，诳我耳，世宁有是理耶？’既而适里之孀子，身不能胜衣，力不能举羽，气奄奄仅相属，虽与之居数年，弗克孕。妇亦未谙孕育之艰，益以前诸姆言为谬。孀子死，妇人通都，再适美少年，意甚惬，不逾岁而妊。将娩之前期，腹隐隐然痛，妇心悸，忽忆当年事，走市廛，遍叩市媪之尝诞子者，而求免焉。市媪知其愚也，欺侮之曰：‘医可投，彼有剂可以夺胎也。’或曰：‘巫可礼，彼有术可以遁死也。’或曰：‘南山有穴，其深叵测，暮夜潜遁其中，可避也。’或曰：‘东海有药，其名长生，服之不食不遗，可免也。’妇不知其给也，迎医，而医见拒；求巫，而巫不答；趋南山，则藜藿拒于虎豹；投东海，则蓬莱阻于蛟龙。顾有居于窞室焉，遂窜入不复出。居三日，而痛愈剧，若将遂娩者，且计穷矣，乃复出。偶邻妇生子，发未燥，母子俱无恙。妇欣然往问之。邻妇曰：‘汝竟痴耶！古称：未有学养子，而后嫁者。汝嫁矣，乃不闲养子之道而云云乎？世之人不死于产者亦多矣，产而死则司命攸存，又可免乎？汝畏死，何莫寡居以毕世，而乃忍辱再醮也？汝休矣，汝休矣！世岂有既妊而畏产者耶？’里妇乃赧然而归，生子亦无恙。”词未毕，黯出户，不俟驾而朝。

王守仁

稽山书院尊经阁记

经，常道也，其在于天谓之命，其赋于人谓之性，其主于身谓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；其见于事也；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，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是常道也，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，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《乐》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，犹之富家者之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，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；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，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；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矻矻然以为是六经矣；是犹富家之子孙，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忘散失，至于窶人丐夫。而犹矻矻然指其记籍。曰：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！”何以异于是？

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；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；侈淫辞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岗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然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；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，曰：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阁成，请予一言，以谕多士。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，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
瘞旅文

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，有吏目云自京来者，不知其名氏。携一子一仆，将之任，过龙场，投宿土苗家。予从篱落间望见之，阴雨昏黑，欲就问讯北来事，不果。明早，遣人觇之。已行矣。薄午，有人自蜈蚣坡来云：“一老人死坡下，傍两人哭之哀。”予曰：“此必吏目死矣。伤哉！”薄暮，复有人来云：“坡下死者二人，傍一人坐叹。”询其状，则其子又死矣。明日，复有人来云：“见坡下积尸三焉。”则其仆又死矣。呜呼伤哉！

念其暴骨无主，将二童子，持畚鍤往瘞之，二童子有难色然。予曰：“嘻！吾与尔犹彼也！”二童悯然涕下，请往。就其傍山麓为三坎，埋之。又以只鸡、饭三盂，嗟吁涕洟而告之曰：

呜呼伤哉！翳何人？翳何人？吾龙场驿丞、余姚王守仁也。吾与尔皆中土之产，吾不知尔郡邑，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？古者重去其乡，游宦不逾千里。吾以窜逐而来此，宜也。尔亦何辜乎？闻尔官，吏目耳，俸不能五斗，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。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？又不足，而益以尔子与仆乎？呜呼伤哉！尔诚恋兹五斗而来，则宜欣然就道，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，盖不任其忧者？

夫冲冒雾露，扳援崖壁，行万峰之顶，饥渴劳顿，筋骨疲惫，而又瘴疠侵其外，忧郁攻其中，其能无死乎？吾固知尔之必死，然小谓若是其速，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！皆尔自取，谓之何哉？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瘞耳，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。呜呼痛哉！纵不尔瘞，幽崖之狐成群，阴壑之虺如车轮，亦必能葬尔于腹，不致久暴露尔。尔既已无知，然吾何能为心乎？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，三年矣。历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伤若此，是吾为尔者重，而自为者轻也。吾不宜复为尔悲矣。

吾为尔歌，尔听之。歌曰：

连峰际天兮，飞鸟不通。游子怀乡兮，莫知西东。莫知西东兮，维天则同。异域殊方兮，环海之中。达观随寓兮，奚必予宫？魂兮魂兮，无悲以恫。

又歌以慰之曰：

与尔皆乡土之离兮，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。性命不可期！吾苟死于兹分，率尔子仆来从余兮，吾与尔熬以嬉兮。骖紫彪而乘文螭兮，登望故乡而嘘唏兮。吾苟获生归兮，尔子尔仆尚尔随兮，无以无侣为悲兮！道旁之冢累累兮，多中土之流离兮，相与呼啸而徘徊兮。餐风饮露，无尔饥兮。朝友麋鹿，暮猿与栖兮。尔安尔居兮，无为厉于兹墟兮！

送宗伯乔白岩序

大宗伯白岩乔先生将之南都，过阳明子而论学。

阳明子曰：“学贵专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少而好奔，食忘味，寝忘寐，目无改观，耳无改听，盖一年而诮乡之人，三年而国中莫有予当者，学贵专哉！”阳明子曰：“学贵精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长而好文词，字字而求焉，句句而鸠焉。研众史，核百氏，盖始而希迹于宋唐，终焉浸入于汉魏，学贵精哉！”阳明子曰：“学贵正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中年而好圣贤之道，弈吾悔焉，文词吾愧焉，吾无所容心矣，子以为奚若？”阳明子曰：“可哉！学弈则谓之学，学文则谓之学，学道则谓之学，然而其归远也。道，大路也，外是荆棘之蹊，鲜克达矣。是故专于道，斯谓之专；精于道，斯谓之精。专

于弈而不专于道，其专溺也；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，其精僻也。夫道广矣大矣，文词技能于是乎出，而以文词技能为者，去道远矣。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，非精则不能以明，非明则不能以诚，故曰‘唯精唯一’。精，精也；专，一也。精则明矣，明则诚矣，是故明，精之为也；诚，一之基也。一，天下之大本也；精，天下之大用也。知天地之化育，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？”先生曰：“然哉！予将终身焉，而悔其晚也。”阳明子曰：“岂易哉？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。昔者卫武公年九十而犹诏于国人曰：‘毋以老耄而弃予。’先生之年半于武公，而功可倍之也，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！某也敢忘国土之交警？”

《王阳明传习录》选

一

于中、国裳辈同侍食，先生曰：“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，食了要消化。若徒蓄积在肚里，便成痞了，如何长得肌肤？后世学者，博闻多识，留滞胸中，皆伤食之病也。”

二

一友常易动气责人。先生警之曰：“学须反己。若徒责人，只见得人不是，不见自己非；若能反己，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，奚暇责人？舜能化得象的傲，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。若舜只要整他的奸恶，就见得象的不是矣；象是傲人，必不肯相下，如何感化得他？”是友感悔曰：“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，凡当责辩人时，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！”

三

王汝中、省曾侍坐，先生握扇命曰：“你们用扇！”省曾对曰：“不敢！”先生曰：“圣人之学，不是这等细缚苦楚的，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。”王汝中曰：“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以此章观之，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？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，三子皆整顿以对，至于曾点，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，自去鼓起瑟来，何等狂态？及至言志，又不对师之问目，都是狂言；设在伊川，或斥骂起来了。圣人乃复称许他，何等气象？圣人教人，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，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，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。人之才气，如何同得？”

王思任

剡溪

浮曹娥江上，铁面横波，终不快意。将至三界址，江色狎人，渔火村灯，与白日相下上，沙明山静，犬吠声若豹，不自知身在板桐也。昧爽，过清风岭，是溪江交代处，不及一唁贞魂。山高岸束，斐绿叠丹，摇舟听鸟，杳小清绝，每奏一音，则千峦哢答。秋冬之际，想更难为怀。不识吾家子猷何故兴尽？雪溪无妨子猷，然大不堪戴。文人薄行，往往借他人爽厉心脾，岂其可！过画图山，是一兰苕盆景。自此万壑相招赴海，如群诸侯敲玉鸣裾。逼折久之，始得豁眼一放地步。山城崖立，晚市人稀，水口有壮台作砥柱，力脱帻往登，凉风大饱。城南百丈桥翼然虹饮，溪逗其下，电流雷语。移舟桥尾，向月磬枕漱取甜：而舟子以为何不傍彼岸，方喃喃怪事我也。

小洋

由恶溪登括苍，舟行一尺水，皆污也。天为山欺，水求石放，到小洋而眼门一辟。

吴閔仲送我，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，黄头郎以棹歌赠之。低头呼卢，俄而惊视，各大叫，始知颜色不在人间也。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，姑以人间所有者仿佛图之：

落日含半规，如胭脂初从火出。溪西一带山，俱似鹦鹉绿，鸦背青；上有腥红云五千尺，开一大洞，逗出缥天；映水如绣铺赤玛瑙；日益留，沙滩色如柔蓝蠙白，对岸河则芦花月影，忽忽不可辨识；山俱老瓜皮色；又有七八片碎翦鹅毛霞，俱黄金锦荔；堆出两朵云，居然晶透葡萄紫也；又有夜岚数层斗起，如鱼肚白，穿入出炉银红中，金光煜煜不定。

盖是际天地山川，云霞日采，烘蒸郁衬，不知开此大染局作何制？意者，妒海蜃，凌阿闪，一漏卿丽之华耶？将亦谓舟中之子，既有荡胸决眦之解，尝试假尔以文章，使观其时变乎？何所遘之奇也？

夫人间之色仅得其五，五色互相用，衍至数十而止，焉有不可思议如此其错综幻变者！曩吾称名取类，亦自人间之物而色之耳，心未曾通，目未曾睹，不得不以所睹所通者，达之于口而告之于人；然所谓仿佛图之，又安能仿佛以图其万一也？嗟乎，不观天地之富，岂知人间之贫哉！

避风岩记

避风岩在端州之北三十里许，或曰与砚坑相近，古未有是名，余避风其下，故赠以是名也。

余何以避风其下？崇祯己卯仲秋，余供役粤帷，二十五日既竣事，则遍谒粤之大吏。大吏者，非三鸣鼓吹不启户，非启户则令长不敢入，余东驰西骛，左诤右需，目厌于阍驺鹵簿绛旗朱帽之状，耳厌于笳鼓引赞殿喝之声，手足筋骨疲于伏谒拜跪以头抢地之事，眩瞽车上，至不择店肆而解衣卧之。凡六日而毕，则又买舟过肇，谒制府。制府，官厌贵，礼愈绝，控拜数四，颌之而已。见毕即登舟，将返杨山。九月朏，宿三十里外。力引数步，偶得一岩，江回峰抱，风力稍损，乃息焉。及旦而视之，则断崖千尺，上侈下弇，状如檐牙。仰而睨之，若层衡之列烟上，崩峦倾返，颓石矗突，时有欲落之势，慄乎不可以留焉。狂风飈不息，竟日居其下。胥仆相扶，上舟一步，得坐于石隙草际。听怒涛声，若奔军败马；望沸波，若一群白鹅鼓翼江心；及跳沫山足，又若千百素鳞争跃上岸。石崖磔磔，不沾土壤；而紫茎缠带，青芜数尺，一偃一立，若青狮奋迅而不得去，又若怒毛之兽，风过毛竖，不能自休。身住江坳，目力相界，不能数里，而阴氛交作，如处黑帷。从者皆惨容而相告曰：“日复夕矣，将奈何？”余笑语之曰：“第安之，第安之。吾视夫复嶂重峦，縹青纬碧，犹胜于院署之严丽也；吾视夫崩崖倾石，怒涛沸波，犹胜于贵人之颐颊心腑也；吾视夫青芜紫茎，怀烟孕露，犹胜于大吏之绛骑彤骖也；吾视夫谷响山啸，激壑鸣川，犹胜于高衙之呵殿赞唱也；吾视夫藉草坐石，仰瞩云气，俯观重泉，犹胜于拳跼伏谒于尊宦之阶下也。天或者见吾出则佝偻，入则簿书，已积两载矣，无以抒吾胸中之浩浩者，故令风涛阻滞，使此孤岩以恣吾数刻之探讨乎？或兹岩壁立路绝，猿徒鼯党，犹难托寄，若非习金丹火龙之术，腾空蹑虚，不能一到；虽处大江之中，飞帆如织，而终无一人肯一泊其下，以发其奇气而著其姓字；天亦哀山灵之寂寞，伤水伯之孤清，故特牵柅余舟，与彼结一日之缘耶？余年少有志，养二龙于水壑，调一鹤于中峰，与羽服思玄之徒，上烟驾，登月馆，以望四海三山，如聚米縈带；而心为时夺，至堕俗网，往返数千里，徒以充厮养之役，有才无时，甘于下人；今日见此水石，若见好友，犹恐諄芒、卢敖诸君，诋余以井甃之识，而又何事愁苦于兹崖之下乎？”

从者皆笑，余乃纳以兹名。

岩顶有一石，望之如立人，或曰飞来之塔顶也；或曰当是好奇者，跻是崖之巅，如昌黎不得下，乃化而为石云。岩侧有二崩石，一大一小，仅可束两缆。小吏程纓曰：“当黑夜暴风，舟人安能择此？神引维以奉明府耳。”语皆不可信，并记之。

何景明

说 琴

何子有琴，三年不张，从其游者戴仲鹖，取而绳以弦，进而求操焉。何子御之，三叩其弦，弦不服指，声不成文。徐察其音，莫知病端。仲鹖曰：“是病于材也。予视其黦然黑，厓然腐也。其质不任弦，故鼓之弗扬。”何子曰：“噫！非材之罪也，吾将尤夫攻之者也。凡攻琴者，首选材，审制器。其器有四：弦、轸、徽、越。弦以被音，轸以机弦，徽以比度，越以亮节。被音则清浊见，机弦则高下张，比度则细大弗逾，亮节则声应不伏。故弦取其韧密也，轸取其栝圆也，徽取其数次也，越取其中疏也。今是琴，弦之韧，疏：轸之栝，滞；徽之数，失钧；越之中，浅以隘。疏，故清浊弗能具；滞，故高下弗能通；失钧，故细大相逾；浅隘，故声应沉伏。是以宫商不识职，而律吕叛度。虽使伶伦钧弦而柱指，伯牙按节而临操，亦未知其所谐也。

“夫是琴之材，桐之为也。桐之生邃谷，据盘石，风雨之所化，云烟之所蒸，蟠纡纶囿，璀璨峩郁，文炳彪凤，质参金玉，不为不良也。使攻者制之中其制，修之畜其用，斫以成之，饰以出之。上而君得之，可以荐清庙，设大廷，合神纳宾，赞实出伏，畅民洁物。下而士人得之，可以宣气养德，道情和志。何至黦然厓然，为腐材置物邪！吾观天下之不罪材者，寡矣。如常以求固执，缚柱以求张弛，自混而欲别物，自褊而欲求多。直木轮，屈木辐，巨木节，细木桷，几何不为材之病也。是故君子慎焉。

“操之以劲，动之以时，明之以序，藏之以虚。劲则能弗挠也，时则能应变也，序则能辨方也，虚则能受益也。劲者信也，时者知也，序者义也，虚者谦也。信以居之，知以行之，义以制之，谦以保之。朴其中，文其外。见则用世，不见则用身。故曰：“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材何罪焉！”

仲鹖怏然离席曰：“信取于弦乎，知取于轸乎，义取于徽乎，谦取于越乎。一物而众理备焉。予不敏，愿改弦更张，敬服斯说。”

归有光

沧浪亭记

浮图文瑛，居大云庵，环水，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。亟求余作《沧浪亭记》，曰：“昔子美之记，记亭之胜也。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。”

余曰：昔吴越有国时，广陵王镇吴中，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。其外戚孙承佑，亦治园于其偏。迨淮海纳土，此园不废。苏子美始建沧浪亭，最后禅者居之。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。有庵以来二百年，文瑛寻古遗事，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。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。夫古今之变，朝市改易。尝登姑苏之台，望五湖之渺茫，群山之苍翠，太伯、虞仲之所建，阖闾、夫差之所争，子胥、种、蠡之所经营，今皆无有矣。庵与亭何为者哉？虽然，钱鏐因乱攘窃，保有吴越，国富兵强，垂及四世。诸子姻戚，乘时奢僭，宫馆苑囿，极一时之盛。而子美之亭，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。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，不与其渐然而俱尽者，则有在矣。

文瑛读书喜诗，与吾徒游，呼之为沧浪僧云。

项脊轩志

项脊轩，旧南阁子也。室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，尘泥渗漉，雨泽下注，每移案，顾视无可置者。又北向，不能得日，日过午已昏。余稍为修葺，使不上漏。前辟见窗，垣墙周庭，以当南日，日影反照，室始洞然。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，旧时栏楯亦遂增胜，积书满架，偃仰啸歌，冥然兀坐，万籁有声。而庭阶寂寂，小鸟时来啄食，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，明月半墙，桂影斑驳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。

然余居于此，多可喜，亦多可悲。先是，庭中通南北为一。迨诸父异爨，内外多置小门，墙往往而是。东犬西吠，客逾庖而宴，鸡栖于厅。庭中始为篱，已为墙，凡再变矣。家有老妪，尝居于此。妪，先大母婢也，乳二世，先妣抚之甚厚。室西连于中闺，先妣尝一至。妪每谓余曰：“某所，而母立于兹。”妪又曰：“汝姊在吾怀，呱呱而泣；娘以指叩门扉曰：‘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’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”语未毕，余泣，妪亦泣。余自束发读书轩中，一日，大母过余曰：“吾儿，久不见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，大类女郎也？”此去，以手阖门，自语曰：“吾家读书久不效。儿之成，则可待乎？”顷之，持一象笏至，曰：“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，他日汝当用之。”瞻顾遗迹，如在昨日，令人长号不自禁。

轩东，故尝为厨，人往，从轩前过。余扃牖而居，久之，能以足音辨人。轩凡四遭火，得不焚，殆有神护者。

项脊生曰：蜀清守丹穴，利甲天下，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。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，诸葛孔明起陇中，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，世何足以知之？余区区处败屋中，方扬眉瞬目，谓有奇景。人知之者，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！

余既为此志，后五年，吾妻来归，时至轩中，从余问古事，或凭几学书。吾妻归宁，述诸小妹语曰：“闻姊家有阁子，且何谓圜子也？”其后六年，吾妻死，室坏不修。其后二年，余久卧病无聊，乃使人复葺南阁子，其制稍异于前。然自后余多在外，不常居。

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
见村楼记

昆山治城之隍，或云即古娄江，然娄江已堙，以隍为江，未必然也。吴淞江自太湖西来，北向，若将趋入县城。未二十里，若抱若折，遂东南入于海。江之将南折也，背折而为新洋江。新洋江东数里，有地名罗巷村，亡友李中丞先世居于此，因自号为罗村云。中丞游宦二十余年，幼子延实，产于江右南昌之官廨，其后每迁官辄随，历东兗、汴、楚之境，自岱岳、嵩山、匡庐、衡山，潇湘、洞庭之渚，延实无不识也。独于罗巷村者，生平犹昧之。中丞既谢世，延实卜居县城之东南门内金潼港，有楼翼然，出于城隅之上，前俯隍水，遥望三面皆吴淞江之野，塘浦纵横，田塍如画，而村墟远近映带。延实日焚香洒扫，读书其中，而名其楼曰“见村”。余间过之，延实为具饭。念昔与中丞游，时时至其故宅所谓南楼者相与饮酒论文，忽忽二记，不意遂已隔世，今独对其幼子饭，悲怅者久之。城外有桥，余常与中丞出郭造访故人方思曾；时其不在，相与凭栏，常至暮怅然而返。今两人者皆亡，而延实之楼，即方氏之故庐，余能无感乎？中丞自幼携策入城，往来省墓，及岁时出郊嬉游，经行术径皆可指也。孔子少不知父葬处，有挽父之母知而告之，吾可以为挽父之母乎？延实即能不忘其先人，依然水木之思，萧然桑梓之怀，怆然霜露之感矣。自古大臣子孙，早孤而自树者，史传中多其人，延实勉之而已。

唐顺之

答茅鹿门知县二

熟观鹿门之文，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，门庭路径，与鄙意殊有契合；虽中间小小异同，异日当自融释，不待喋喋也。

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，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，此则有说。鹿门所见于吾者，殆故吾也，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？吾岂欺鹿门者哉！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，非谓一切抹杀，以文字绝不足为也；盖谓学者先务，有源委本末之别耳。文莫犹人，躬行未得，此一段公案，姑不敢论，只就文章家论之。虽其绳墨布置，奇正转捩，自有专门师法；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，则非洗涤心源、独立物表、具古今只眼者，不足以与此。今有两人，其一人心地超然，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，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，学为文章，但直抒胸臆，信手写出，如写家书，虽或疏卤，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，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；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，虽其专学为文章，其于所谓绳墨布置，则尽是矣，然番来覆去，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，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，绝无有也，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。此文章本色也。即如以诗为喻，陶彭泽未尝较声律，雕句文，但信手写出，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。何则？其本色高也。自有诗以来，其较声律、雕句文、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，无如沈约，苦却一生精力，使人读其诗，只见其綯缚齷齪，满卷累牍，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。何则？其本色卑也。本色卑，文不能工也，而况非其本色者哉！

且夫两汉而下，文之不如古者，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？秦汉以前，儒家者有儒家本色，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，纵横家有纵横本色，名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皆有本色。虽其为术也驳，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。是以老家必不肯勤儒家之说，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，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。其所言者，其本色也。是以精光注焉，而其言遂不泯于世。唐宋而下，文人莫不语性命，谈治道，满纸炫然，一切自托于儒家。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，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，而影响勤说，盖头窃尾，如贫人借富人之衣，庄农作大贾之饰，极力装做，丑态尽露。是以精光枵焉，而其言遂不久湮废。然则秦汉而上，虽其老、墨、名、法、杂家之说而犹传，今诸子之书是也；唐宋而下，虽其一切语性命、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，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。后之文人，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，可以知所用心矣。

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，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，鹿门其可以信我矣。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，而又敢与知文乎！今复纵言至此，吾过矣，吾过矣！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，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，非求工于文者耶？鹿门当自知我矣，一笑。

鹿门东归后，正欲待使节西上时得一面晤，倾倒十年衷曲；乃乘夜过此，不已急乎？仆三年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，许诺在前，不可负约。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，一切涂抹，更不敢计较工拙，只是了债。此后便得烧却毛颖，碎却端溪，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。而鹿门之文方将日进，而与古人为徒未艾也。异日吾倘得而观之，老耄尚能识其用意处否耶？并附一笑。

任光禄竹溪记

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，见其所蓄，自绝徼海外，奇花石无所不致，而所不能致者惟竹。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，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，或千钱买一石，百钱买一花，不自惜。然有竹据其间，或芟而去焉，曰：“毋以是占我花石地。”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，辄不惜数千钱；然才遇霜雪，又稿以死。以其难致而又多稿死，则人益贵之；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：“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。”

呜呼！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。然穷其所生之地，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，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。而绝徼海外，或素不产竹之地，然使其人一旦见竹，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。是将不胜笑也。语云：“人去乡则益贱，物去乡则益贵。”以此言之，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乎！

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，遍植以竹，不植他木。竹间作一小楼，暇则与客吟啸其中。而间谓余曰：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，亦足适也。因自谓竹溪主人。甥其为我记之。”

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，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；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欤？昔人论竹，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。故其巧怪不如石，其妖艳绰约不如花，子子然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，不可以谐于俗。是以自古以来，知好竹者绝少。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？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。故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。君生长于纷华，而能不溺乎其中，裘马僮奴歌舞，凡诸富人所酣嗜，一切斥去。尤挺挺不妄与人交，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，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。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，固有不能间与欤？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，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，而后快乎其心。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，而其好固有不存也。

嗟乎！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！吾重有所感矣。

王慎中

朱碧潭诗序

诗人朱碧潭君汶，以名家子，少从父薄游，往来荆湖豫章。泛洞庭、彭蠡、九江之间，冲簸波涛，以为壮也。登匡庐山，游赤壁，览古名贤栖遁啸咏之迹，有发其志，遂学为诗，耽酒自放。当其酣嬉颠倒，笑呼欢适，以诗为娱，顾谓人莫知我。人亦皆易之，无以为意者。其诗不行于时。屋壁户牖，题墨皆满，涂污淋漓，以诧家人妇子而已。贫不自谋，家人消之曰：“何物可憎，徒浣墙户，曾不可食，其为画饼耶！”取笔砚投掷之，欲以怒君，冀他有所为。君不为怒，亦不变也。

一日，郡守出教，访所谓朱诗人碧潭者。吏人持教喧问市中，莫识谓谁，久乃知其为君也。吏人至门，强君入谒。君衣褐衣，窄袖而长裾，阔步趋府。守下与为礼，君无所不敢当，长揖上座。君所居西郊，僻处田垌林麓之交，终日无人迹。守独出访之。老亭数椽欹倾，植竹撑拄，坐守其下。突烟昼湿，旋拾储叶，煨火烧笋，煮茗以饮守。皂隶忍饥诟骂门外，君若不闻。于是朱诗人之名，哗于郡中，其诗稍稍传于人口，然坐以匹夫交邦君，指目者众，讪疾蜂起。而守所以礼君如彼其降，又不为能诗故。守父故与君之父有道路之雅，以讲好而报旧德耳。君诗虽由此闻于人，人犹不知重其诗，复用为谤。呜呼，可谓穷矣！

凡世之有好处于物者，必有深中其欲，而大愜于心。其求之而得，得之而乐，虽生死不能易，而岂有所计于外。诗之不足贾于时，以售资而取宠，君诚知之矣。若为闭关吟讽，冻饿衰沮而不厌，其好在此也。人之不知重其诗，焉足以挠其气，而变其所业哉！

君尝谒予，怀诗数十首为蛰，色卑而词款，大指自喜所长，不病人之不知，而惟欲得予一言以为信也。岂其刻肠镂肺，酷于所嗜，虽无所计于外，而犹不能忘志于区区之名耶？嗟乎！此固君之所以为好也。君既死，予故特序其诗而行之，庶以不孤其意，岂以予文为足重君之诗于身后哉！

茅坤

青霞先生文集序

青霞沈君，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，宰执深疾之。方力构其罪，赖明天子仁圣，特薄其谴，徙之塞上。当是时，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。已而，君累然携妻子，出家塞上。会宣、大数告警，而帅府以下，束手闭垒，以恣寇之出没，不及飞一镞以相抗。甚且及寇之退，则割中土之战没者、野行者之馘以为功。而父之哭其子，妻之哭其夫，兄之哭其弟者，往往而是，无所控吁。君既上愤疆场之日驰，而下痛诸将士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也，数呜咽欷歔，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，以泄其怀，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。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，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，又多所讥刺，稍稍传播，上下震恐。始出死力相煽构，而君之祸作矣。君既没，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，而一时阍寄所相与谗君者，寻且坐罪罢去。又未几，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。而君之故人俞君，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，刻而传之。而其子襄，来请予序之首简。

茅子受读而题之曰：若君者，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？孔子删《诗》，自《小弁》之怨亲，《巷伯》之刺谗而下，其间忠臣、寡妇、幽人、怙士之什，并列之为“风”，疏之为“雅”，不可胜数。岂皆古之中声也哉？然孔子不遽遗之者，特悯其人，矜其志。犹曰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”焉耳。予尝按次春秋以来，屈原之《骚》疑于怨，伍胥之谏疑于胁，贾谊之《疏》疑于激，叔夜之诗疑于愤，刘蕡之对疑于亢。然推孔子删《诗》之旨而哀次之，当亦未必无录之者。君既没，而海内之荐绅大夫，至今言及君，无不酸鼻而流涕。呜呼！集中所载《鸣剑》、《筹边》诸什，试令后之人读之，其足以寒贼臣之胆，而跃塞垣战士之马，而作之忤也，固矣！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，其能遗之也乎？予谨识之。

至于文词之工不工，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，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，予故不著。

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

徐渭

叶子肃诗序

人有学为鸟言者，其音则鸟也，而性则人也；鸟有学为人言者，其音则人也，而性则鸟也。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？今之为诗者，何以异于是？不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，曰某篇是某体，某篇则否；某句似某人，某句则否。此虽极工逼肖，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。

若吾友子肃之诗，则不然。其情坦以直，故语无晦；其情散以博，故语无拘；其情多喜而少忧，故语虽苦而能遣；其情好高而耻下，故语虽俭而实丰。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。就其所自得，以论其所自鸣，规其微疵，而约于至纯，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也。若曰某篇不似某体，某句不似某人，是乌知子肃者哉！

豁然堂记

越中山之大者，若禹穴、香炉、蛾眉、秦望之属，以十数，而小者至不可计。至于湖，则总之称鉴湖，而支流之别出者，益不可胜计矣。郡城隍祠，在卧龙山之臂，其西有堂，当湖山环会处。语其似，大约缭青萦白，髻峙带澄。而近俯雉堞，远问村落。其间林莽田隰之布错，人禽宫室之亏蔽，稻黍菱蒲莲茨之产，罾渔犁楫之具，纷披于坻窪；烟云雪月之变，倏忽于昏日。数十百里间，巨丽纤华，无不毕集人衿带上。或至游舫冶尊，歌笑互答，若当时龟龄所称“莲女”“渔郎”者，时亦点缀其中。于是登斯堂，不问其人，即有外感中攻，抑郁无聊之事，每一流瞩，烦虑顿消。而官斯土者，每当宴集过客，亦往往寓庖于此。独规制无法，四蒙以辟，西面凿牖，仅容两躯。客主座必东，而既背湖山，起座一观，还则随失。是为坐斥旷明，而自取晦塞。予病其然，悉取西南牖之，直辟其东一面，令客座东而西向，倚几以临即湖山，终席不去。而后向之所云诸景，若舍塞而就旷，却晦而即明。工既讫，拟其名，以为莫“豁然”宜。

既名矣，复思其义曰：“嗟乎，人之心一耳。当其为私所障时，仅仅知我有七尺躯，即同室之亲，痛痒当前，而盲然若一无所见者，不犹向之湖山，虽近在目前，而蒙以辟者耶？及其所障既彻，即四海之疏，痛痒未必当吾前也，而燦然若干一而不婴于吾之见者，不犹今之湖山虽远在百里，而通以牖者耶？由此观之，其豁与不豁，一间耳。而私一己、公万物之几系焉。此名斯堂者与登斯堂者，不可不交相勉者也，而直为一湖山也哉？”既以名于是义，将以共于人也，次而为之记。

书《草玄堂稿》后

始女子之来嫁于婿家也，朱之粉之，倩之顰之，步不敢越裙，语不敢见齿，不如是则目之为非女子之态也。迨数十年，长子孙而近姬姥，于是黹朱粉，罢倩顰，横步之所加，莫非问耕织于奴婢；横口之所语，莫非呼鸡豕于圈槽，甚至齟齬而笑，蓬首而搔，盖回视向之所谓态者，真赧然以为装缀取怜、矫真饰伪之物。而娣妣者犹望其婉婉娈娈也，可叹也哉！

渭之学为诗也，矜于昔而頽且放于今也，颇有类于是；其为娣妣哂也多矣。今校酈君之诗而悦然契，肃然敛容焉，盖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妣矣。

沈氏《号篇》序

吾越有耶溪者，带绕名山，号称佳丽。回洲度渚，涵镜体以长萦；散藻澄苔，转风光而轻泛。其在前代，尤为巨观：红渠映隔水之妆，紫骝嘶落花之陌。镜湖伊迓，兰渚非遥；嘉会不常，良辰难待。舟移景转，三春才子之游；日出烟消，几处渔郎之曲。古今所记，图牒犹存。尔来居士沈君，棲真妙致，挽慕前修，始羁迹于市廛，终寄情于鱼鸟。眷言邪水，尤嗜曲涯。转入一天，还回几折。数声长笛，渺浪沧而自如；一棹扁舟，入荷花而不见。意将流传斯景，爰授图工，歌咏其曲，遍征文士。乃于末简，要予微言。今晨把玩，俨游风景之真；他日追陪，或予几筵之末。

宗臣

报刘一丈书

数千里外，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，即亦甚幸矣。何至更辱馈遗，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？书中情意甚殷，即长者之不忘老父，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。

至以上下相孚、才德称位语不才，则不才有深感焉。夫才德不称，固自知之矣。至于不孚之病，则尤不才为甚。

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？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，门者故不入，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，袖金以私之。即门者持刺入，而主者又不即出见，立厩中仆马之间，恶气袭衣袖，即饥寒毒热不可忍，不去也。抵暮，则前所受赠金者出，报客曰：“相公倦，谢客矣，客请明日来。”即明日，又不敢不来。夜披衣坐，闻鸡鸣，即起盥栉，走马抵门。门者怒曰：“为谁？”则曰：“昨日之客来。”则又怒曰：“何客之勤也！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？”客心耻之，强忍而与言曰：“亡奈何矣，姑容我入！”门者又得所赠金，则起而人之。又立向所立厩中。幸主者出，南面召见，则惊走匍匐阶下。主者曰：“进！”则再拜，故迟不起，起则上所上寿金。主者故不受，则固请；主者故固不受，则又固请，然后命吏内之。则又再拜，又故迟不起，起则五六揖始出。出，揖门者曰：“官人幸顾我，他日来，幸亡阻我也！”门者答揖，大喜奔出。马上遇所交识，即扬鞭语口：“适自相公家来，相公厚我，厚我！”且虚言状。即所交识，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语人曰：“某也贤，某也贤。”闻者亦心计交赞之。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，长者谓仆能之乎？

前所谓权门者，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，即经年不往也。间道经其门，则亦掩耳闭目，跃马疾走过之，若有所追逐者。斯则仆之褊衷，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，仆则愈益不顾也。每大言曰：“人生有命，吾惟守分尔矣！”长者闻此，得无厌其为迂乎？

乡园多故，不能不动客子之愁。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，则又令我怆然有感。天之与先生者甚厚，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，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。幸宁心哉！

王世贞

蔺相如完璧归赵论

蔺相如之完璧，人皆称之。予未敢以为信也。

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，诈赵而胁其璧。是时言取璧者情也，非欲以窥赵也。赵得其情则弗予，不得其情则予；得其情而畏之则予，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。此两言决耳，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！

且夫秦欲璧，赵弗予璧，两无所曲直也。入璧而秦弗予城，曲在秦。秦出城而璧归，曲在赵。欲使曲在秦，则莫如弃璧；畏弃璧，则莫如弗予。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，又设九宾，斋而受璧，其势不得不予城。璧入而城弗予，相如则前请曰：“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。夫璧非赵璧乎？而十五城秦宝也。今使大王以璧故，而亡其十五城，十五城之子弟，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。大王弗与城，而给赵璧，以一璧故，而失信于天下，臣请就死于国，以明大王之失信。”秦王未必不返璧也。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，而归直于秦！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。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，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，而责璧与信，一胜而相如族，再胜而璧终入秦矣。

吾故曰：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，天也。若其劲渑池，柔廉颇，则愈出而愈妙于用。所以能完赵者，天固曲全之哉！

李贽

又与焦弱侯

郑子玄者，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。文虽不如其父子，而质实有耻，不肯讲学，亦可喜，故喜之。盖彼全不曾亲见颜、曾、思、孟，又不曾亲见周、程、张、朱，但见今之讲周、程、张、朱者，以为周、程、张、朱实实如是尔也，故耻而不肯讲。不讲虽是过，然使学者耻而不讲，以为周、程、张、朱卒如是而止，则今之讲周、程、张、朱者可诛也。彼以为周、程、张、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，志在巨富；既已得高官巨富矣，仍讲道德，说仁义自若也；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：“我欲厉俗而风世。”彼谓败俗伤世者，莫甚于讲周、程、张、朱者也，是以益不信。不信故不讲。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。

黄生过此，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，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。至九江，遇一显者，乃舍旧从新，随转而北，冲风暴寒，不顾年老生死。既到麻城，见我言曰：“我欲游嵩、少，彼显者亦欲游嵩、少，拉我同行，是以至此。然显者俟我于城中，势不能一宿。回日当复道此，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，兹卒卒诚难割舍云。”其言如此，其情何如？我揣其中实为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。然林汝宁向者三任，彼无一任不往，往必满载而归，兹尚未厌足，如饿狗思想隔日屎，与敢欺我以为游嵩、少。夫以游嵩、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赚我；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，复以舍不得李卓老，以赚林汝宁：名利两得，身行俱全。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；可不谓巧乎！今之道学，何以异此！

由此观之，今之所谓圣人者，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，特有幸不幸之异耳，幸而能诗，则自称谓曰山人；不幸而不能诗，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。幸而能讲良知，则自称曰圣人；不幸而不能讲良知，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。展转反复，以欺世获利。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，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。夫名山人而心商贾，既以可鄙矣，乃反掩抽丰而显嵩、少，谓人可得而欺焉，尤可鄙也！今之讲道德性命者，皆游嵩、少者也；今之患得患失，志于高官重禄，好田宅，美风水，以为子孙荫者，皆其托名于林汝宁，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。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，信乎其不足怪矣。

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？挟数万之资，经风涛之险，受辱于关吏，忍诟于市易，辛勤万状，所挟者重，所得者末。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，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，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！今山人者，名之为商贾，则其实不持一文；称之为山人，则非公卿之门不履，故可贱耳。虽然，我宁无有是乎？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，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？有则幸为我加诛，我不护痛也。虽然，若其患得而又患失，买田宅，求风水等事，决知免矣。

赞刘谐

有一道学，高屐大履，长袖阔带，纲常之冠，人伦之衣，拾纸墨之一二，窃唇吻之三四，自谓真仲尼之徒焉。时遇刘谐。刘谐者，聪明士，见而哂曰：“是未知我仲尼兄也。”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

子何人者，敢呼仲尼而兄之？”刘谐曰：“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！”其人默然自止。然安知其言之至哉！

李生闻而善曰：“斯言也，简而当，约而有余，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。其言如此，其人可知也。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，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。”

题孔子像于芝佛院

人皆以孔子为大圣，吾亦以为大圣；皆以老佛为异端，吾亦以为异端。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，以所闻于父师之教熟也；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，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；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，以孔子有是言也。其曰“圣则吾不能”，是居谦也、其曰“攻乎异端”，是必为老与佛也、儒先暗度而言之，父师沿袭而相之，小子缓聋而听之，万口一词，不可破也；千年之律，不自知也。不曰“徒诵其言”，而曰“已知其人”；不曰“强不知以为知”，而曰“知之为知之”。至今日，虽有目，无所用矣。余何人也，敢谓有目？亦从众耳。既从众而圣之，亦从众而事之，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。

李涉赠盗

唐李涉赠盗诗曰：“相逢不用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”刘伯温《咏梁山泊分赃台诗》云：“突兀高台累土成，人言暴客此分赢。盗泉清节今寥落，何但梁山独擅名？”《汉名》云：“吏皆虎而冠”。《史记》云：“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”。李卓吾曰：“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盗者。”因记得盗赠官吏亦有诗一首，并录附之：

“未曾相见心相识，敢道相逢不识君？一切萧何今不用，有赃抬到后台分。肯怜我等夜行苦，坐者十三行十五。若谓私行不是公，我道无私公奚取？君倚奉公戴虎冠，谁得似君来路宽：月有俸钱日有廩，我等衣食何盘桓？君若十三十五俱不许，我得恃强分廩去——驱我为盗宁非汝？！”

《藏书》世纪列传总目前论

李氏曰：人之是非，初无定质；人之是非人也，亦无定论。无定质，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；无定论，则是此非彼并行而不相悖矣。

然则今日之是非，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，可也；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，亦可也；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，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，亦可也。则予之是非，信乎其可矣。

前三代，吾无论矣。后三代，汉、唐、宋是也，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，岂其人无是非哉！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故未尝有是非耳。然则予之是非人也，又安能已？

夫是非之争也，如岁时然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。昨日是而今日非矣，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。虽使孔子复生于今，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，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！

老来无事，爱览前目，起自春秋，迄于宋元，分为纪、传，总类别目，用以自怡，名之曰《藏书》。“藏书”者何？言此书但可自怡，不可示人，

故名曰《藏书》也。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，索览不已，余又安能以已耶？但戒曰：“览则一任诸君览观，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也，则善矣。”

《焚书》自序

自有书四种，一曰《藏书》，上下数千年是非，未易肉眼视也，故欲藏之，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。一曰《焚书》，则答知己书简，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，既中其痼疾，则必欲杀我矣，故欲焚之，言当焚而弃之，不可留也。《焚书》之后又有别录，名为《老苦》，虽同是《焚书》，而另为卷目，则欲焚者焚此矣。独《说书》四十四篇，真为可喜，发圣言之精蕴，阐日用之平常，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“入圣”之无难，“出世”之非假也。信如“传”“往”，则是欲入而闭之门，非以诱人，实以绝人矣，乌乎可？其为说，原于看朋友作时文，故《说书》亦佑时文，然不佑者故多也。

今既刻《说书》，故再《焚书》亦刻，再《藏书》中一二论著亦刻，焚者不复焚，藏者不复藏矣。或曰：“诚如是，不宜复名《焚书》也，不几于名之不可言，言之不顾行乎？”噫噫！余安能知，子又安能知？夫欲焚者，谓其逆人之耳也；欲刻者，谓其入人之心也。逆耳者必杀，是可惧也。然余年六十四矣，倘一入人之心，则知我者或庶几乎！余幸其庶几也，故刻之。

屠隆

答李惟寅

含香之署，如僧舍，沉水一炉，丹经一卷，日生尘外之想。兰省簿牒，有曹长主之，了不关白，居然云水闲人。独畏骑款段出门，捉鞭怀刺，回飏薄人，吹沙满面，则又密想江南之青溪碧石，以自愉快：吾面有回飏吹沙，而吾胸中有青溪碧石，其如我何？每当马上，千骑飒沓，堀堞纷轮，仆自消摇仰视云空，寄兴寥廓，踟蹰少选而诗成矣。五鼓入朝，清雾在衣，月映宫树，下马行辇道，经御沟，意兴所到，神游仙山，托咏芝术，身穿朝衣，心在烟壑，旁人徒得其貌，不得其心，以为犹夫宰官也；江南神皋秀壤，多自左掖门下题成。

足下住秦淮渡口，烟销月出，水绿霞红，距风沙之地万里，而书来恫忤，殊不自得，何也？大都士贵取心冥境，不贵取境冥心，此中萧然，则尘埃自寓清虚；内境烦嚣，则幽居亦有庞杂，足下以为然否？

邹尔瞻以言事忤明主，又有秣陵之行。此君清身直道，有国之宝也，足下当与朝夕，嘉晨芳甸，条风骀宕，南睇美人，胸如结矣。

汤显祖

牡丹亭记题词

天下女子有情，宁有如杜丽娘者乎！梦其人即病，病即弥连，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。死三年矣，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。如丽娘者，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梦中之情，何必非真，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？必因荐枕而成亲，待挂冠而为密者，皆形骸之论也。

传杜太守事者，彷彿晋武都守李仲文，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。予稍为更而演之。至于杜守收考柳生，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。

嗟夫，人世之事，非人世所可尽。自非通人，恒以理相格耳。第云理之所必无，安知情之所必有邪！

点校《虞初志》序

昔李太白不读非圣之书，国朝李献吉亦劝人弗读唐以后书。语非不高，然未足以绳旷览之士也。何者？盖神丘火穴，无害山川岳渎之大观；飞墓秀萼，无害予章竹箭之美殖；飞鹰立鹞，无害祥麟威凤之游栖，然则稗官小说，奚害于经传子史？游戏墨花，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？东方曼倩以岁星入汉，当其极谏，时杂滑稽；马季长不拘入者之节，鼓琴吹笛，设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；石曼卿野饮狂呼，巫医皂隶徒之游。之三子，易尝以调笑损气节、奢乐堕儒行、任诞妨贤达哉？读书可譬己。太白故颓然自放，有而不取，此天授，无假人力；若献吉者，诚陋矣！《虞初》一书，罗唐人传记百十家，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，以奇僻荒诞、若灭若没，可喜可愕之事，读之使人心开神释，骨飞眉舞。虽雄高不如《史》《汉》，简澹不如《世说》，而婉嫕流丽，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。其述飞仙盗贼，则曼倩之滑稽；志佳冶窈窕，则季长之绛纱；一切花妖木魅，牛鬼蛇神，则曼卿之野饮。意有所荡激，语有所托归，律之“风流之罪人”，彼固歉然不辞矣。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，即日垂衣执笏，陈宝列俎，终是三馆画手、一堂木偶耳，何所讨真趣哉！余暇日特为点校之，以借世之奇隽沈丽者。

田汝成

西湖游览志·孤山

孤山，岿介湖中，碧波环绕，胜绝诸山。唐宋间，楼阁参差，弥布椒麓。唐张祜诗：“楼台耸碧岑，一径入湖心。不雨山常润，无云水自阴。断桥荒蘚苔，空院落花深。犹忆西窗月，钟声出北林。”白居易《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客》诗：“柳湖松岛莲花寺，晚动归桡出道场。卢桔低山雨重，棕榈叶战水风凉。烟波淡荡摇空碧，楼殿参差倚夕阳。到岸请君回首望，蓬莱宫在水中央。”《孤山寺遇雨》诗：“拂波云色重，洒叶雨声繁。水鹭双飞起，风荷一向翻。空濛连北岸，萧飒入东轩。或拟湖中宿，留船在寺门。”《湖上夜饮》诗：“郭外迎人月，湖边醒酒风。谁留使君饮？红烛在舟中。”林君复《孤山寺》诗：“低处凭栏思渺然，孤山塔后阁西偏。阴沉画轴林间寺，零落棋枰葑上田。秋景有时飞独鸟，夕阳无事起寒烟。迟归更爱吾庐近，只待重来看雪天。”《孤山写望》诗：“水墨屏风状总非，作诗除是谢玄晖。溪桥袅袅穿黄落，樵斧丁丁隔翠微。返照未沉僧独往，长烟初淡鸟横飞。南峰有客锄园罢，闲倚林间忘却归。”

潘游龙

《笑禅录》选（三则）

一

举：云芝再至翠岩求入室，岩曰：“佛法不怕烂却，天气正冷，且化炭去。”

说：老山宁长者，离城二百余里，冬日大雪，忽早起披裘上马，有老奴名供耕者头蓬舌僵，拥马首而前曰：“天气正冷，爹爹今日往哪里去？”长者曰：“我往二程祠上大会讲学。”耕曰：“我也要去听讲学。”长者呵之曰：“你晓得听讲甚么学？”耕以手自指腰下曰：“我也去听讲冬九腊月该有裤儿穿不？”

颂曰：冷时烧炭并穿裋，这是修行吃紧人；机机桔桔何为也，空向丛林走一生。

二

举：或问龙牙：“古人得个什么便休去？”牙曰：“如贼入空室。”

说：一盗夜挖入贫家，无物可取，因开门径出。贫人从床上呼曰：“那汉子，为我关门去。”盗曰：“你怎么这等懒？难怪你家一毫也没有。”贫人曰：“且不得我勤快只做，倒与你偷？”

颂曰：本来无一物，何事惹贼人？纵使多珍宝，劫去还空室。

三

举：临济示众曰：“有一无位真人，常向汝等面门出入，初心无证据者看看。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济下禅床，擒住这僧拟议。济托开云：“无位真人是甚干屎橛？”

说，一人晚向寺中借宿，云：“我有个世世用不尽的物件。送与宝寺。”寺僧喜而留之，且为加敬。至次早，请问“世世用不尽的是么物件？”其人指佛前一树破帘子云：“此以之作剔灯棒，可世世用不尽。”

颂曰：人人有个用不尽，说出那值半文钱？“无位真人”何处是？一灯不灭最玄玄。

曹学佺

钱伯庸文序

今之作文者，如人相见，作揖曲躬之际，阔别致谢，寒温都尽。及其执茶对座，别无可说，不过再理前词，往往重复。又如俗人唱曲，以一句为数句，以一字为数字，不死不活，希图延场；及其当唱之处，则又草草读过而已。噫！此所谓“时套”也。今之作揖不如是，则人必怪之；唱曲不如是，则无人击节赏音。作文之趋于时尚，亦如是矣。其病在于无师友传授，而少浸润之于义理，徒逞其私臆，求作新奇，不知反落套矣。

钱生伯庸，其家师于岳水部之初。其至金陵，以之初书谒见于予。予观其人，不为时俗所染，岂非欲随地求师而汲汲于义理者？予愧浅率，不足以答伯庸。伯庸归，试以其文质之尔师之初。之初之作人，无时套者也，其论文亦如之。

朱国祯

黄山人小传

苏州黄勉之省曾，风流儒雅，卓越罕群。嘉靖十七年，当试春官，适田汝成过吴门，与谈两湖之胜，便辍装不果北上，来游西湖，盘桓累月。勉之自号“五岳山人”；其自称于人，亦曰“山人”。田尝戏之曰：“子诚山人也。癖耽山水，不顾功名，可谓山兴；瘦骨轻躯，乘危涉险，不烦筇策，上下如飞，可谓山足；目击清辉，便觉醉饱，饭才一溢，饮可旷旬，可谓山腹；谈说形胜，穷状奥妙，含腴咀隳，歌咏随之，若易牙调味，口欲流涎，可谓山舌；解意苍头，追随不倦，搜奇剔隐，以报主人，可谓山仆。备此五者，而谓之山人，不亦宜乎！”坐客为之大笑。此虽戏言，然人于五者无一庶几焉，而漫曰游山，必非真赏。

王心一

净业寺观水记

长安以水为奇遇，每坐对砚池盂水与天光相映，便欲飞身溟海，一泝洪流。而净业寺在都城之北，面临清波汪洋数十顷，两涯之间，几不辨牛马，而一望镜彻，直令人心一空；招提金碧，与林木森疏时时吞吐水练上，即此便是方丈、蓬丘。

予厌苦尘汗。一日，舍輿循涯而步，见有败荷如盖，余香乘风，来扑入鼻。忽木鱼响歇，隔林笙歌，隐隐出红楼中，觉耳根如洗；转视昔时从马驴间听传呼声，顿隔人天。已而穿萝寻径，复有小筑，自为洞天；四顾竹树，交加成帷，更为奇绝。予乘小酣，暂憩草裯。尔时欲有题记，觉我宁作我，不可更著名言。顷则西山落日斜挂树杪，如轮如烛，返照水面矣。

归来抱膝对砚池盂水，余兴欲勃，便欣然神往，遂漫为追次其事。倘他日乞得冷曹，借吏隐闲身，再觅句以志胜事，当不负此佳境也。

吴从先

倪云林画论

画，一艺耳。然品既不同，情亦殊致，则系之其人矣。

云林之时，以画名家者，富春则黄公望，林平则王叔明，武塘则吴仲圭，而云林最后出。从公望游，遂寄兴山水间，然不为蛮峦叠嶂嵌崎诡怪之状。盈尺林亭，瘦风疏雨，朗树两三条，修竹十数竿，茅屋独处，旷石两层，意兴毕于此矣。然云烟烂漫之致，萧爽不群之态，意色不远，平淡不奇，遂定名于三家之上。

虽然，云林竟以画累之矣。人固有以画重者，而画亦有以人重者。画以托意，意以传神。山水之趣，不为笔墨而飞；笔墨之间，偶缘山水而合。以此思画，画可为也。

云林当胜国之季，栖隐吴门，不求闻达，楼藏异琛，架藏异书。胡人登其楼，惊拜而退；揭斯探其架，长叹而归。袭等龙宫，帙散孔壁，古今之至人，文人之领袖也，而徒以画名也！

士诚崛起，糜鹿吴宫。云林浩然，发桴海之叹，而士诚幕罗，多方不屈，穷辱频加。脱百万于敝屣，撚虎须于牙吻，而青山无恙，白骨不淄，斯又昂藏烈丈夫也！

云林自有异于千百世之上、风于千百世之下者在，而徒以画也，则垂巧当以官废，右军风流当以官掩，而寿亭忠义当与此刀并蠹矣。惟不局于画，则竹之矢，书之法，关之刀，不磨于天壤，而卒无决于天壤也。造化自有雄之者，而岂为此拘拘也。不以画求云林，而云林自在也；以画求云林，而云林亦在也。以画求云林者，目中无人，宇宙无人，天地直一帧耳：此云林之心，超出于三家者，是云林不以画累者也。

佚名

《闲赏》选

一 春

首四时、苏万汇者，春也。气暖则襟韵舒，日迟则烟气媚。百鸟和鸣，千花竞发。田峻举趾于南亩，游人联辔于东郊。风光之艳，游赏之娱，以为最矣。

二 元 旦

元旦，应酬作苦，且阅岁渐深，韶光渐短，添得一番甲子，增得一番感慨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大块劳我以生”，此之谓乎！吾所取者：淑气临门，和风拂面；东郊农事，举趾有期；江梅堤柳，装点春工；晴雪条风，消融腊气。山居之士，负暄而坐，顿觉化日舒长，为人生一快耳。

三 端 阳

端阳，一曰“端午”，一曰“天中节”，是时赤帝当权，黄梅应午；角黍蒲觞，漫酬景物：兰桡桂楫，笑倚风涛；茜罗映榴火以将然，画扇拂采绿而并洁。酒酣兴发，俯仰千秋：独醒者安在？君其问之水滨。

四 夏

溽暑蒸人，如洪炉铸剑，谁能跃冶？须得清泉万派，茂树千章，古洞含风，阴崖积雪，空中楼阁，四面青山，镜里亭台，两行画鹢，湘帘竹簟，藤枕石床：栩栩然，蝶欵周欵，吾不得而知也。

五 七 夕

七夕之节，牛女佳期。银河清浅，玉露微茫，互鹊桥于长空，渡天孙于碧落，闺人乞巧，文士摘词，亦良宵也。

六 秋

金风瑟瑟，红叶萧萧，孤燕排云，寒虫泣露，良用凄切。可爱者：云剑长空，水澄远浦，一片冷轮，皎皎碧落间，令人爽然。南楼清啸，东篱畅饮，亦幽人行乐时也。

银蟾皎洁，玉露凄清，四顾人寰，万里一碧。携一二良朋，斗酒淋漓，彩毫纵横，仰问嫦娥：“悔偷灵药否？”安得青鸾一只跨之，凭虚远游，直八万顷琉璃中也。

七 重 阳

天高气肃，露重霜浓。砧杵连乎千家，壶觞接于四座。雁声嘹唳，蟾蜍凄清。红叶点苍苔，片片残霞落地；黄花泛绿酒，重重蜀锦当筵。龙山落帽，东篱采菊，吾愿与陶征士、孟参军共之。

八 冬

冬虽隆寒逼人，而梅白松青，装点春色；又感六花飞絮，满地琼瑶。兽炭生红，蚁酒凝绿；狐裘貂帽，银烛留宾；在尾兔毫，彩笺觅句：亦佳事也。至如骏马猎平原，孤舟钓浅濑：豪华寂寞，各自有致。

九 雾

匹练抹林，轻绡蔽日，笼楼台而隐隐，锁洞壑以重重；潭影难窥，花枝半掩，树若增密，山若增深，景若增幽，路若增远，胜概之一助也。

十 雪

天公翦水，宇宙飘花，品之，有四美焉：落地无声，静也；沾衣不染，洁也；高下平均，匀也；洞窗掩映，明也。宜长松修竹，老梅片石；怪石峻嶒，深林窈窕；寒江远浦，断岸小桥；古刹层峦，疏篱幽径；老叟披蓑垂钓，骚人跨蹇寻诗；小酌清谈，高楼长啸；船头茶灶飘烟，座上黛眉把盏；老僧对坐，韵士闲评；披鹤氅，纵步园林，御貂裘，登临山水。如此景况，何必峨嵋千尺？

叶绍袁

《甲行日注》选

二十七日丙午，雨。

晓起理装，家人辈至庵中拜别。余曰：“此别也，若幸中兴有期，则归来相见亦有日，不然，从此永诀矣。两幼主室家之好未完（馆僮未婚），岂不痛心！然留之事虏必不可，我亦无可奈何耳。三孙不及见其长大，幸为我善视之。踞湖山先陇松楸，幸念之毋忘。闻虏令，遁不降者藉人。不腆数亩与环堵之室，不暇计矣。顾夫人公子，向受钱唐公之托，今亦有愧九原，当今善返昆山耳。诸妇女可寄西方尼庵，汝辈但为谋其糊口者，俾无冻馁以死，感且不朽。”家人皆伏地哭，余亦泣。登舟，二兄幼舆，叔秀侄来送。侄孙舒胤亦来，明年十五，泪潸潸不止矣。既发，冒雨至栖真寺（即香上人简庵）。夜，可生上人为视发焉。即此后或有黄冠故乡之思，但恐彭泽田园，门非五柳；辽东归鹤，华表无依耳！

十一月六日甲寅，晴，冷甚。

僮又病。黄昏，斜月半钩，挂寒林之末，幽凉黯淡，回非人境。

十五日癸亥，晴，暖。

夜月空岩，千林缟色。

二十二日庚午。

积雪弥山，如泛银海中，光摇耳目。枯藤乱石，皆琼柯玉缟也。

二十七日乙亥，阴，冷。

雪消下涧，如胡塞琵琶声，悲凉凄咽，尽是明妃别汉之恨。儿辈沿石磴探寻瀑窟，登翠微而上，余不能耐寒也。

三月初十日丁巳，晴。

初闻黄鹂声，犹忆离家日雁叫声也。物换星移，动人感深矣。

十四日辛酉，晴。

访匪石、初旭、吴若英。见三四女子，少艾鲜衣，采桑陌上。忽睹太平景色，倍生感叹。

七月二十日甲子，晴，夜热。

蓬帘不下，明月窥床，卧想去秋以迄今夕，雁风鹃雨，忽忽如梦，真可伤怀！

初九日壬子，大风雨，冷。

去秋在一华庵，如晦不已，今昔似之，然昔坐窗下，采新桔供酒，看远山云雾；今飘摇子处，西风片片，吹雨敲纸窗，但听松涛声在屋顶上，如千斛蟹汤煎沸，羁怀旅况，一往而深！

二十五日丙申，晴，风。

思米道人久不晤矣，牵倌、偕访之。道经真如小筑，有桃花二三株，本小而色艳，如婷婷袅袅十三初余，即妖颜冶笑，婀娜媚人。又道上二山茶花树，如苍虬，花繁朵小——宋无寿寺故址。花故禅院中物，寺已毁尽，花犹岿然：组容宝刹，不如一无情之植耶？造薛庐，则茂申仲日先在，公岩亦昨日自梁溪来矣。谈一晌各别。

三月初十日辛亥，雨。

阅《东坡集》，公貽黄鲁直牋云：“闻行囊中无一钱，途中颇有好事者，能相济急否？”不觉一叹！山谷盛名之下固自不同，宋世亦或有此风俗，求之今天下，难乎其人矣。

四月初四日乙亥，小雨，多风。

往和丰庵，绿浓绕径，红蔷薇花娇映涧边，篱上涧下一石缸已掩翠丛中矣。庭中梅杏，浅阴青嫩；蜀葵娟娟砌间；兰花在缸，零澌小沐。饮新茶，食笋豆，听黄鹂声，悠然尘垢之外，而愁覆以寇盗纵横为叹，真沧海横流，处处不安也。归，即雨濛濛沾衣矣。

七月十二日丙辰，晴，风。

夜中偶起，似可三更时分也。馥流薄岸，颓萝压波，白月挂天，苹风隐树，四顾无声，遥村吠犬，鱼掉泼刺，萤光乱飞，极夜景之幽趣也。

十二月初九日乙亥，晴。

侄就医邓尉，二十余日矣，杳无消息来，故倌、偕往视之。先至溪拉伺偕去。晚间枯林亟戢响，斜日交幽，东窗对影，一尊黯然！颜子之乐自在箪瓢，予不堪忧者，家国殄瘁，岂能忘心！李陵所云：“胡笳互动，边声四起，独坐听之，不觉泪下。”

十六日壬午，晴，大风。

风浪恬静，明月东升，照薄纸上如轻绡可鉴。远远闻吹笛声，虽地非山阳而感同向秀；旧游之思，亦不止中散一人矣。

二十四日己丑，雨，冷。

黯索之况，悽然莫写。

八月二十日壬子，寒露，雨，午晴，夜甚寒。

枕衾肖索。觉来，破纸窗上，明月穿棖如日，不无“杜鹃枝上月三更”之叹，旋又睡去。

陈继儒

《太平清话》

情趣类

一

三月茶笋初肥，梅风未困；九月莼鲈正美，秫酒新香。胜客晴窗，出古法书名画，焚香评赏，无过此时。

二

山鸟每夜五更喧起五次，谓之“报更”，盖山中真率漏声也。余乙曩居小昆山下，梅雨初霁，座客飞觞，适闻庭蛙，请以节饮。因题联云：“花枝送客蛙催鼓，竹籁喧林鸟报更”，可谓“山史实录”。

三

春则浓艳，秋则肃杀，兰亭中暮春三月，却又天朗气清，所以为佳。士大夫室有如此气象也。

四

瓶花置案头，亦各有相宜者：梅芬傲雪，偏绕吟魂；杏蕊娇春，最怜妆镜；梨花带雨，青闺断肠；荷气临风，红颜露齿；海棠桃李，争艳绮席；牡丹芍药，乍迎歌扇；芳桂一枝，足开笑语；幽兰一把，堪赠仳离。以此引类连情，境趣多合。

五

余每欲藏万卷书，袭以异锦，薰以异香；茅屋芦帘，纸窗土壁，而终身布衣啸咏其中。客笑曰：“果尔，此亦天壤间一异人。”

六

香令人幽，酒令人远，石令人隼，琴令人寂，茶令人爽，竹令人冷，月令人孤，棋令人闲，杖令人轻，水令人空，雪令人旷，剑令人悲，蒲团令人枯，美人令人怜，僧令人淡，花令人韵，金石鼎彝令人古。

七

修竹名香，清福已具。如无福者，定生他想；更有福者，辅以读书。

叶小鸾

汾湖石记

汾湖石者，盖得之于汾湖也。其时水落而岸高，流涸而崖出，有人曰：“湖之湄有石焉，累累然而多。”遂命舟致之。其大小圆缺，袤尺不一；其色则苍然，其状则峯然，皆可爱也。询之居旁之人，亦不知谁之所遗矣。岂其昔为繁华之所，以年代邈远，故湮没而无闻耶？抑开辟以来，石固生于兹水耶？若其生于兹水，今不过遇而出之也；若其昔为繁花之所湮没而无闻者，则可悲甚矣。想其人之植此石也，必有花木隐映，池台依倚，歌童与舞女流连，游客偕骚人啸咏，林壑交美，烟霞有主，不亦游观之乐乎！今皆不知化为何物矣，且并颓垣废井、荒途旧址之迹，一无可存而考之。独兹石之颓乎卧于湖侧，不知其几百年也，而今出之，不亦悲哉！

虽然，当夫流波之冲激而奔排，鱼虾之游泳而窟穴；秋风吹芦花之瑟瑟，寒宵唳征雁之嘹嘹；苍烟白露，蒹葭无际；钓艇渔帆，吹横笛而出没；萍钿荇带，杂黛螺而萦覆，则此石之存于天地之间也，其殆与湖之水冷落于无穷已耶？今乃一旦罗之于庭，复使垒之而为山，荫之以茂树，披之以苍苔；杂红英之璀璨，纷素蕊之芬芳；细草春碧，明月秋朗；翠微缭绕于其颠，飞花点缀乎其岩；乃至楹槛之间，登高台而送旧云；窗轩之际，照遐景而生清风。回思昔之啸咏流连游观之乐者，不又复见之于今乎？则是石之沉于水者可悲，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。若使水不落，湖不涸，则至今犹埋于层波之间耳。石，固亦有时也哉！

高攀龙

可楼记

水居一室耳，高其左偏为楼。楼可方丈，窗疏四辟。其南则湖山，北则田舍，东则九陆，西则九龙峙焉。楼成，高子登而望之曰：“可矣！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，于水有悠然之旨焉，可以被风之爽，可以负日之暄，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，优哉游哉，可以卒岁矣！”于是名之曰“可楼”，谓吾意之所可也。

曩吾少时，慨然欲游五岳名山，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，托而栖焉。北抵燕赵，南至闽粤，中逾齐鲁殷周之墟，观览所及，无足可吾意者，今乃可斯楼耶？噫，是予之惑矣。

凡人之大患，生于有所不足。意所不足，生于有所不可；无所不可焉，斯无所不足矣，斯无所不乐矣。今人极力以营其口腹，而所得止于一饱。极力以营居处，而所安止几席之地。极力以营苑囿，而止于岁时十一之游观耳，将焉用之！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，吾不能日涉也，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。凡为山水者一致也，则吾之于兹楼也，可矣。虽然，有所可则有所不可，是犹与物为耦也。吾将由兹忘乎可，忘乎不可，则斯楼又其赘矣。

袁宏道

徐文长传

余少时过里肆中，见北杂剧有《四声猿》，意气豪达，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，题曰“天池生”，疑为元人作。后适越，见人家单幅上有署“田水月”者，强心铁骨，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，字画之中，宛宛可见。意甚骇之，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。

一夕，坐陶编修楼，随意抽架上书，得《阙编》诗一帙。恶楮毛书，烟煤败黑，微有字形。稍就灯间读之，读未数首，不觉惊跃，急呼石簪：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？今耶？古耶？”石簪曰：“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。先生名渭，字文长，嘉、隆间人，前五六年方卒。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，即其人也。”余始悟前后所疑，皆即文长一人。又当诗道荒秽之时，获此奇秘，如魔得醒。两人跃起，灯影下，读复叫，叫复读，僮仆睡者皆惊起。余自是或向人，或作书，皆首称文长先生。有来看余者，即出诗与之读。一时名公巨匠，浸浸知向慕云。

文长为山阴秀才，大试辄不利，豪荡不羁。总督胡梅林公知之，聘为幕客。文长与胡公约：“若欲客某者，当具宾礼，非时辄得出入。”胡公皆许之。文长乃葛衣乌巾，长揖就坐，纵谈天下事，旁若无人。胡公大喜。是时公督数边兵，威振东南，介冑之士，膝语蛇行，不敢举头；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，信心而行，恣臆谈谑，了无忌惮。会得白鹿，属文长代作表。表上，永陵喜甚。公以是益重之，一切疏记，皆出其手。

文氏身负才略，好奇计，谈兵多中。凡公所以饵汪、徐诸虏者，皆密相议然后行。尝饮一酒楼，有数健儿亦饮其下，不肯留钱。文长密以数字驰公，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，皆斩之，一军股栗。有沙门负资而秽，酒间偶言于公，公后以他事杖杀之。其信任多此类。

胡公既怜文长之才，哀其数困，时方省试，凡入帘者，公密属曰：“徐子，天下才，若在本房，幸勿脱失。”皆曰：“如命。”一知县以他羁后至，至期方谒公，偶忘属，卷适在其房，遂不偶。

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，遂乃放浪曲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，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，沙起云行，风鸣树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鱼鸟，一切可惊可愕之状，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，羁人之寒起。当其放意，平畴千里；偶尔幽峭，鬼语秋坟。文长眼空千古，独立一时。当时所谓达官贵人、骚士墨客，文长皆叱而奴之，耻不与交，故其名不出于越，悲夫！

一日，饮其乡大夫家，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，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，欲以苦之。文长援笔立成，竟满其纸，气韵遒逸，物无遁情，一座大惊。

文长喜作书，笔意奔放如其诗，苍劲中姿媚跃出。余不能书，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、文征仲之上。不论书法，而论书神：先生者，诚八法之散圣，字林之侠客也。间以其余，旁溢为花草竹石，皆超逸有致。

卒以疑杀其继室，下狱论死。张阳和力解，乃得出。既出，倔强如初。晚年愤益深，佯狂益甚。显者至门，皆拒不纳。当道官至，求一字不可得。时携钱至酒肆，呼下隶与饮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，血流被面，头骨皆折，揉

之有声。或槌其囊，或以利锥锥其两耳，深入寸余，竟不得死。

石簒言：晚岁诗文益奇，无刻本，集藏于家。予所见者，《徐文长集》、《阙编》二种而已。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，抱愤而卒。

石公曰：先生数奇不已，遂为狂疾；狂疾不已，遂为圉圉。古今文人，牢骚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虽然，胡公间世豪杰，永陵英主，幕中礼数异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；表上，人主悦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独身未贵耳。先生诗文崛起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论，胡为不遇哉？梅客生尝寄余书曰：“文长吾老友，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，诗奇于字，字奇于文，文奇于画。”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。无之而不奇，斯无之而不奇也哉！悲夫！

虎丘

虎丘去城可六七里，其山无高岩邃壑，独以近城，故箫鼓楼船，无日无之。凡月之夜，花之晨，雪之夕，游人往来，纷错如织，而中秋为尤胜。每至是日，倾城阖户，连臂而至。衣冠士女，下迨郤屋，莫不靓妆丽服，重茵累席，置酒交衢间，从千人石上至山门，栉比如鳞。檀板丘积，樽壘云泻，远而望之，如雁落平沙，霞铺江上，雷辊电霍，无得而状。

布席之初，唱者千百，声若聚蚊，不可辨识。分曹部署，竞以歌喉相斗；雅俗既陈，妍媸自别。未几而摇头顿足者，得数十人而已。已而明月浮空，石光如练，一切瓦釜，寂然停声，属而和者，才三四辈。一箫，一寸管，一人缓板而歌，竹肉相发，清声亮彻，听者魂销。比至夜深，月影横斜，荇藻凌乱，则箫板亦不复用，一夫登场，四座屏息，音若细发，响彻云际，每度一字，几尽一刻，飞鸟为之徘徊，壮士听而下泪矣。

剑泉深不可测，飞岩如削。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，峦壑竞秀，最可觞客。但过午则日光射人，不堪久坐耳。文昌阁亦佳，晚树尤可观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，空旷无际，仅虞山一点在望。堂废已久，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，欲祠韦苏州、白乐天诸公于其中；而病寻作，余既乞归，恐进之之兴亦阑矣。山川兴废，信有时哉！

吏吴两载，登虎丘者六。最后与江进之、方子公同登，迟月生公石上，歌者闻令来，皆避匿去，余因谓进之曰：“甚矣，乌纱之横，皂隶之俗哉！他日去官，有不听曲此石上者，如月！”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。虎丘之月，不知尚识余言否耶？

给李子髯

髯公近日作诗否？若不作诗，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？人情必有所寄，然后能乐，故有以弈为寄，有以色为寄，有以技为寄，有以文为寄。古之达人，高人一层，只是他情有所寄，不肯浮泛，虚度光景。每见无寄之人，终日忙忙，如有所失，无事而忧，对景不乐，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。这便是一座活地狱，更说甚么铁床铜柱、刀山剑树也，可怜，可怜！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，只胡乱做将去，自有水到渠成日子。如子髯之才，天下事何不可为？只怕慎重太过，不肯拼着便做。勉之哉，毋负知己相成之意可也。

西湖（一）

从武林门而西，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，则已心飞湖上也。午刻入昭庆茶毕，即掉小舟入湖。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颊，温风如酒，波纹如绫，才一举头，已不觉目酣神醉，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，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。余游西湖始此，万历了西二月十四日也。

晚，同子公渡净寺，觅阿宾旧住僧房，取道由六桥、岳坟、石径塘而归，草草领略，未及遍赏。

次早，得陶石簑帖子，至十九日，石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，湖山好友，一时凑齐矣。

西湖（二）

西湖最盛，为春为月；一日之盛，为朝烟，为夕岚。今岁春雪甚盛，梅花为寒所勒，与杏桃相次开发，尤为奇观。石簑数为余言：傅金吾园中梅，张功甫家故物也，急往观之！余时为桃花所恋，竟不忍去湖上。由断桥至苏堤一带，绿烟红雾，弥漫二十余里，歌吹为风，粉汗为雨，罗纨之盛，多於堤畔之草，艳冶极矣。然杭人游湖，止午未申三时，其实湖光染翠之工，山岚设色之妙，皆在朝日始出，夕春未下，始极其浓媚；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态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别是一种趣味。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，安可为俗士道哉！

飞来峰

湖上诸峰，当以飞来为第一，高不余数十丈而苍翠玉立。渴虎奔貌，不足为其怒也；神呼鬼立，不足为其怪也；秋水暮烟，不足为其色也；颠书吴画，不足为其变幻诘曲也。石上多异木，不假土壤，根生石外。前后大小洞四五，窈窕通明，溜乳作花，若刻若镂。壁间佛像，皆杨秃所为，如美人面上瘢痕，奇丑可厌。

余前后登飞来峰者五：初次，与黄道元、方子公同登，单衫短后，直穷莲花峰顶，每遇一石，无不发狂大叫；次，与王闻溪同登；次，为陶石簑、周海宁；次，为王静虚、石簑兄弟；次，为鲁休宁。每游一次，辄思作一诗，卒不可得。

天目（二）

天目幽邃奇古，不可言。由庄至颠，可二十余里。凡山深僻者多荒凉，峭削者鲜迂曲，貌古则鲜妍不足，骨大则玲珑绝少，以至山高水乏，石峻毛枯：凡此皆山之病。天目盈山皆壑，飞流淙淙，若万匹缟，一绝也；石色苍润，石骨奥巧，石径曲折，石壁竦峭，二绝也；虽幽谷悬岩，庵宇皆精，三绝也；余耳不喜雷，而天目雷声甚小，听之若婴儿声，四绝也；晓起看云，在绝壑下，白净如绵，奔腾如浪，尽大地作琉璃海，诸山尖出云上若萍，然云变态最不常，其观奇甚，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状，五绝也；山树大者几四十围，松形如盖，高不逾数尺，一株值万余钱，六绝也；头茶之香者，远胜龙井，笋味类绍兴破塘，而清远过之，七绝也。余谓大江之南，修真栖隐

之地，无逾此者，便有出缠结室之想矣。

宿幻住之次日，晨起看云，已后登绝顶，晚而高峰死关。次日，由活埋庵寻路而下。数日晴霁甚，山僧以为异，下山率相贺。山中僧四百余人，执礼甚恭，以饭相劝。临行，诸僧进曰：“荒山僻小，不足当巨目，奈何？”余曰：“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，山僧不劳过谦，某亦不敢面誉。”因大笑而别。

观第五泄记

从山门右折，得石径。数步，闻疾雷声，心悸。山僧曰：“此瀑布声也。”

疾趋，度石罅，瀑见。石青削，不容寸肤，三面皆郛立。瀑行青壁间，撼山掉谷，喷雪直下，怒石横激如虹，忽卷掣折而后注，水态愈伟，山行之极观也。

游人坐欹岩下望，以面受沫，乍若披丝，虚空皆纬，至飞雨泻崖，而犹不忍去。

暮归，各赋诗，所目既奇，思亦变幻，恍惚牛鬼蛇神，不知作何等语。时夜已午，魑呼鬼号之声，如在床几间。彼此谛观，须眉毛发，种种皆竖，俱若鬼矣。

钟惺

浣花溪记

出成都南门，左为万里桥。西折纤秀长曲，所见如连环、如玦、如带、如规、如钩，色如鉴、如琅玕、如绿沉瓜，窈然深碧、潏回城下者，皆浣花溪委也。然必至草堂，而后浣花有专名，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。

行三、四里为青羊宫，溪时远时近。竹柏苍然、隔岸阴森者，尽溪，平望如荠。水木清华，神肤洞达。自宫以西，流汇而桥者三，相距各不半里。舁夫云通灌县，或所云“江从灌口来”是也。

人家住溪左，则溪蔽不时见；稍断则复见溪。如是者数处，缚柴编竹，颇有次第。桥尽，一亭树道左，署曰“缘江路”。过此则武侯祠。祠前跨溪为板桥一，覆以水槛，乃睹“浣花溪”题榜。过桥，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，溪周之，非桥不通。置亭其上，题曰“百花潭水”。由此亭还，度桥过梵安寺，始为杜工部祠。像颇清古，不必求肖，想当尔尔。石刻像一，附以本传，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。碑皆不堪读。

钟子曰：杜老二居，浣花清远，东屯险奥，各不相袭。严公不死，浣溪可老，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！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。穷愁奔走，犹能择胜，胸中暇整，可以应世，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。

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。出城欲雨，顷之霁。使客游者，多由监司郡邑招饮，冠盖稠浊，磬折喧溢。迫暮趣归。是日清晨，偶然独往。楚人钟惺记。

徐霞客

游黄山日记（后）

戊午九月初三日，出白岳榔梅庵，至桃源桥。从小桥右下，陡甚，即旧向黄山路也。七十里，宿江村。

初四日十五里，至汤口。五里，至汤寺，浴于汤池。扶杖望朱砂庵而登。十里，上黄泥冈。向时云里诸峰，渐渐透出，亦渐渐落吾杖底。转入石门，越天都之胁而下，则天都、莲花二顶，俱秀出天半。路旁一歧东上，乃昔所未至者，遂前趋直上，几达天都侧。复北上，行石罅中。石峰片片夹起，路宛转石间，塞者凿之，陡者级之，断者架木通之，悬者植梯接之。下瞰峭壑阴森，枫松相间，五色纷披，灿若图绣。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，而有奇若此，前未一探，兹游快且愧矣！

时夫仆俱阻险行后，余亦停弗上；乃一路奇景，不觉引余独往。既登峰头，一庵翼然，为文殊院，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。左天都，右莲花，背倚玉屏风，两峰秀色，俱可手揽。四顾奇峰错列，众壑纵横，真黄山绝胜处！非再至，焉知其奇若此？遇游僧澄源至，兴其勇。时已过午，奴辈适至，立庵前，指点两峰。庵僧谓：“天都虽近而无路，莲花可登而路遥，只宜近盼天都，明日登莲顶。”余不从，决意游天都。挟澄源、奴子仍下峡路，至天都侧，从流石蛇行而上，攀草牵棘，石块丛起则历块，石崖侧削则援崖。每至手足无可着处，澄源必先登垂接。每念上既如此，下何以堪？终亦不顾。历险数次，遂达峰顶。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，澄源寻视其侧，得级，挟予以登。万峰无不下伏，独莲花与抗耳。时浓雾半作半止，每一阵至，则对面不见。眺莲花诸峰，多在雾中。独上天都，予至其前，则雾徙于后；予越其右，则雾出于左。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，柏虽大干如臂，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。山高风巨，雾气去来无定。下盼诸峰，时出为碧峤，时没有银海。再眺山下，则日光晶晶，别一区宇也。日渐暮，遂前其足，手向后据地，坐而下脱。至险绝处，澄源并肩手相接。度险，下至山坳，瞑色已合。复从峡度栈以上，止文殊院。

初五日平明，从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，石壁岿然。其下莲花洞正与前坑石笋对峙，一坞幽然。别澄源，下山至前歧路侧，向莲花峰而趋。一路沿危壁西行，凡再降升，将下百步云梯，有路可直跻莲花峰。既陟而磴绝，疑而复下。隔峰一僧高呼曰：“此正莲花道也！”乃从石坡侧度石隙，径小而峻，峰顶皆巨石鼎峙，中空如室。从其中叠级直上，级穷洞转，屈曲奇诡，如下上楼阁中，忘其峻出天表也。一里，得茅庐，倚石罅中。方徘徊欲升，则前呼道之僧至矣。僧号凌虚，结茅于此者，遂与把臂陟顶。顶上一石，悬隔二丈，僧取梯以度，其巖廓然。四望空碧，即天都亦俯首矣。盖是峰居黄山之中，独出诸峰上，四面岩壁环耸，遇朝阳霁色，鲜映层发，令人狂叫欲舞。

久之，返茅庵，凌虚出粥相饷，噪一盂。乃下至歧路侧，过大悲顶，上天门。三里，至炼丹台。循台嘴而下，观玉屏风、三海门诸峰，悉从深坞中壁立起。其丹台一冈中垂，颇无奇峻，惟瞰翠微之背，坞中峰峦错耸，上下周映，非此不尽瞻眺之奇耳。还过平天砭，下后海，入智空庵，别焉。三里，下狮子林，趋石笋砭，至向年所登尖峰上，倚松而坐。瞰坞中峰石回攒，藻绩满眼，始觉匡庐、石门，或具一体，或缺一面，不若此之闳博富丽也！久

之，上接引崖，下眺坞中，阴阴觉有异。复至冈上尖峰侧，践流石，援棘草，随坑而下，愈下愈深，诸峰自相掩蔽，不能一目尽也。日暮，返狮子林。

初六日别霞光，从山坑向丞相原下。七里，至白沙岭。霞光复至，因余欲观牌楼石，恐白沙庵无指者，追来为导。遂同上岭，指岭右隔坡，有石丛立，下分上并，即牌楼石也。余欲逾坑溯涧，直造而下。僧谓：“棘迷路绝，必不能行，若从坑直下丞相原，不必复上此岭；若欲从仙灯而往，不若即由此岭东向。”余从之，循岭脊行。岭横亘天都、莲花之北，狭甚，旁不容足，南北皆崇峰夹映。岭尽北下，仰瞻右峰罗汉石，圆头秃顶，俨然二僧也。下至坑中，逾涧而上，共四里，登仙灯洞。洞南向，正对天都之阴。僧架阁连板于外，而内犹穹然，天趣未尽刊也。复南下三里，过丞相原，山间一夹地耳。其庵颇整，四顾无奇，竟不入。复南向循山腰行五里，渐下，涧中泉声沸然，从石间九级下泻，每级一下有潭渊碧，所谓九龙潭也。黄山无悬流飞瀑，惟此耳。又下五里，过苦竹滩，转循太平县路，向东北行。

魏学洵

核舟记

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，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、器皿、人物，以至鸟兽、木石，罔不因势象形，各具情态。尝贻余核舟一，盖大苏泛赤壁云。

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，高可二黍许。中轩敞者为舱，箬篷覆之。旁开小窗，左右各四，共八扇。启窗而观，雕栏相望焉。闭之，则右刻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，左刻“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”，石青糝之。

船头坐三人，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，佛印居右，鲁直居左。苏、黄共阅一手卷。东坡右手执卷端，左手抚鲁直背。鲁直左手执卷末，右手指卷，如有所语。东坡现右足，鲁直现左足，各微侧，其两膝相比者，各隐卷底衣褶中。佛印绝类弥勒，袒胸露乳，矫首昂视，神情与苏黄不属。卧右膝，诮右臂支船，而竖其左膝，左臂挂念珠倚之，珠可历历数也。

舟尾横卧一楫。楫左右舟子各一人。居右者椎髻仰面，左手倚一衡木，右手攀右趾，若啸呼状。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，左手抚炉，炉上有壶，其人视端容寂，若听茶声然。

其船背稍夷，则题名其上，文曰“天启壬戌秋日，虞山王毅叔远甫刻”，细若蚊足，钩画了了，其色墨。又有篆章一，文曰“初平山人”，其色丹。

通计一舟，为人五，为窗八，为箬篷，为楫，为炉，为壶，为手卷，为念珠各一；对联、题名并篆文，为字共三十有四。而计其长，曾不盈寸。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。

魏子详矚既毕，诧曰：嘻，技亦灵怪矣哉！《庄》《列》所载，称惊犹鬼神者良多，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，而须臾瞭然者？假有人焉，举我言以复于我，亦必疑其诳。乃今亲睹之。由斯以观，棘刺之端，未必不可为母猴也。嘻，技亦灵怪矣哉！

张岱

陶庵梦忆序

陶庵国破家亡，无所归止。披发入山，鬻鬻为野人，故旧见之，如毒药猛兽，愕望不敢与接。作《自挽诗》，每欲引决，因《石匱书》未成，尚视息人世。然瓶粟屡罄，不能举火。始知首阳二老，直头饿死，不食周粟，还是后人粧点语也。

因思昔人生长王谢，颇事豪华，今日罹此果报：以笠报颅，以蓑报踵，仇簪履也；以衲报裘，以苧报絺，仇轻暖也；以藿报肉，以粝报粃，他甘旨也；以荐报床，以石报枕，仇温柔也；以绳报枢，以瓮报牖，仇爽垲也；以烟报目，以粪报鼻，仇香艳也；以途报足，以囊报肩，仇舆从也。种种罪案，从种种果报中见之。

鸡鸣枕上，夜气方回。因想余生平，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，总成一梦。今当黍熟黄粱，车旋蚁穴，当作如何消受？遥思往事，忆即书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忏悔。不次岁月，异年谱也；不分门类，别《志林》也。偶拈一则，如游旧径，如见故人，城郭人民，翻用自喜。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。

昔有西陵脚夫，为人担酒，失足破其瓮。念无以偿，痴坐伫想曰：“得是梦便好！”一寒士乡试中式，方赴鹿鸣宴，恍然犹意未真，自啮其臂曰：“莫是梦否？”一梦耳，惟恐其非梦，又惟恐其是梦，其为痴人则一也。余今大梦将寤，犹事雕虫，又是一番梦呓。因叹慧业文人，名心难化，政如邯郸梦断，漏尽钟鸣，卢生遗表，犹思摹榻二王，以流传后世。则其名根一点，坚固如佛家舍利，劫火猛烈，犹烧之不失也。

西湖七月半

西湖七月半，一无可看，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

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类看之。其一，楼船箫鼓，峨冠盛装，灯火优傒，声光相乱，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楼，名娃闺秀，携及童孺，笑啼杂之，还坐露台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声歌，名妓闲僧，浅斟低唱，弱管轻丝，竹肉相发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，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不舟不车，不衫不帻，酒醉饭饱，呼群三五，跻入人丛，昭庆、断桥，噪呼嘈杂，装假醉，唱无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实无一看者，看之；其一，小船轻幌，净几煖炉，茶铛旋煮，素瓷静递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树下，或逃嚣里湖，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，亦不作意看月者，看之。

杭人游湖，已出酉归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队争出，多犒门军酒钱，轿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断桥，赶入胜会。以故二鼓以前，人声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魇如呓，如聋如哑；大船小船一齐凑岸，一无所见，止见篙击篙，舟触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

少刻兴尽，官府席散，皂隶喝道去。轿夫叫船上人，怖以关门。灯笼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拥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队赶门，渐稀渐薄，顷刻散尽矣。吾辈始舫舟近岸。断桥石磴始凉，席其上，呼客纵饮。

此时月如镜新磨，山复整妆，湖复颀面。向之浅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树下者亦出，吾辈往通声气，拉与同坐。韵友来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发……月色苍凉，东方将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辈纵舟，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气拘人，清梦甚愜。

柳麻子说书

南京柳麻子，黧黑，满面虬髯，悠悠忽忽，土木形骸。善说书。一日说书一回，定价一两。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，常不得空。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，王月生、柳麻子是也。

余听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，白文与本传大异。其描写刻画，微入毫发；然又找截干净，并不唠唠叨叨。声如巨钟，说至筋节处，叱咤叫喊，汹汹崩屋。武松到店沽酒，店内无人，蓦地一吼，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。闲中著色，细微至此。

主人必屏息静坐，倾耳听之，彼方掉舌；稍见下人咕哔耳语，听者欠伸有倦色，辄不言，故不得强。每至丙夜，拭桌剪灯，素瓷静处，款款言之。其疾徐轻重，吞吐抑扬，入情入理，入筋入骨，摘世上说书之耳，而使之谛听，不怕其齟舌死也。

柳麻子貌奇丑，然其口角波俏，眼目流利，衣服恬静，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，故其行情正等。

《五异人传》序

张岱曰：岱尝有言，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余家瑞阳之癖于钱，髯张之癖于酒，紫渊之癖于气，燕客之癖于土木，伯凝之癖于书史，其一往深情，小则成疵，大则成癖。五人者皆无意于传，而五人之负癖若此，盖亦有不得不传之者矣，作《五异人传》。

补孤山种梅序

盖闻地有高人，品格与山川并重；亭遗古迹，梅花偕姓氏俱香。名流虽以代迁，胜事自须人补。在孤山逸老，高洁韵同秋水，孤清操比寒梅。“疏影横斜”，远映西湖清浅；“暗香浮动”，长陪夜月黄昏。今乃人去山空，依然水流花放。瑶葩洒雪，乱点冢上苔痕；玉树迷烟，恍堕林间鹤羽。兹来韵友欲步先贤，补种千梅，重开孤屿。凌寒三友，蚤结九里松篁；破萼一枝，远谢六桥桃柳。佇想水边半树，点缀冰花；待披雪后横枝，低昂铁干。美人来自林下，高士卧于山中。白石苍崖，拟筑草亭、招素鹤；浓山淡水，闲锄明月、种梅花。有志竟成，无约不践。将与罗浮争艳，还期庾岭分香。实为林处士之功臣，亦是苏东坡之胜友。吾辈常劳梦想，应有宿缘。哦曲江诗，便见孤芳风韵；读广平赋，尚思铁石心肠。共策灞水之驴，且向断桥踏雪；遥期漆园之蝶，群来林墓寻梅。莫负佳期，用追芳躅。

张溥

五人墓碑记

五人者，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。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，呜呼，亦盛矣哉！

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；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！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

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，为之声义，敛资财，以送其行，哭声震动天地。缇骑按剑而前，问：“谁为哀者！”众不能堪，扶而仆之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，为魏之私人，周公之逮所由使也，吴之民方痛心焉。于是乘其厉声以呵，则噪而相逐，中丞匿于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，按诛五人，曰：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，即今之僦然在墓者也。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；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脰而函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，全乎为五人也。

嗟夫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且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遍于天下，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，不敢复有株治；大阉亦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，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：不可谓非五人力也！

由是观之，则今之高贵显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客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、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，赠谥美显，荣于身后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，凡四方之士，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！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！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为之记，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

贤士大夫者：冏卿因之吴公、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。

夏完淳

狱中上母书

不孝完淳今日死矣！以身殉父，不得以身报母矣！

痛自严君见背，两易春秋，冤酷日深，艰辛历尽。本图复见天日，以报大仇，恤死荣生，告成黄土；奈天不佑我，钟虐先朝，一旅才兴，便成齑粉。去年之举，淳已自分必死，谁知不死，死于今日也，斤斤延此二年之命，菽水之养无一日焉。致慈君托迹於空门，生母寄生于别姓，一门漂泊，生不得相依，死不得相问；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：不孝之罪，上通于天！

呜呼！双慈在堂，下有妹女，门祚衰薄，终鲜兄弟。淳一死不足惜，哀哀八口，何以为生？虽然，已矣！淳之身，父之所遗；淳之身，君之所用。为父为君，死亦何负於双慈！但慈君推干就湿，教礼习诗，十五年如一日。嫡母慈惠，千古所难，大恩未酬，令人痛绝。——慈君托之义融女兄，生母托之昭南女弟。

淳死之后，新妇遗腹得雄，便以为家门之幸。如其不然，万勿置后！会稽大望，至今而零极矣！节义文章，如我父子者几人哉？立一不肖后如西铭先生，为人所诟笑，何如不立之为愈耶！呜呼！大造茫茫，总归无后。有一日中兴再造，则庙食千秋，岂止麦饭豚蹄，不为馁鬼而已哉！若有妄言立后者，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腐，决不肯舍！

兵戈天地，淳死后，乱且未有定期。双慈善保玉体，无以淳为念。二十年后，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！勿悲勿悲！相托之言，慎勿相负！武功甥将来大器，家事尽以委之。寒食盂兰，一杯清酒，一盏寒灯，不至作若敖之鬼，则吾愿毕矣！

新妇结缡二年，贤孝素著。武功甥好为我善待之，亦武功渭阳情也。

语无伦次，将死言善，痛哉痛哉！人生孰无死？贵得死所耳！父得为忠臣，子得为孝子。含笑归太虚，了我分内事。大道本无生，视身若敝屣。但为气所激，缘悟天人理。恶梦十七年，报仇在来世。神游天地间，可以无愧矣！

遗夫人书

三月结褵，便遭大变，而累淑女相依外家。未尝以家门盛衰微见颜色，虽德曜齐眉，未可相喻。贤淑和孝，千古所难。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。吾死之后，夫人又不得不生。上有双慈，下有一女，则上养下育，托之谁乎？然相劝以生，复何聊赖：荒田废地，已委之蔓草荒烟；同气连枝，原等于隔肤行路；青年丧偶，才及二九之期；沧海横流，又丁百六之会，茕茕一人，生理尽矣！呜呼，言至此，肝肠寸寸断。执笔心酸，对纸泪滴，欲书则一字俱无，欲言则万般难吐。吾死矣，吾死矣，方寸已乱，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，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，便如乱丝积麻。身后之事，一听裁断，我不能道一语也，停笔欲绝。去年江东储贰诞生，各官封曲俱有，我不曾得。夫人夫人，汝亦先朝命妇也。吾累汝，吾误汝，复何言哉。呜呼！见此纸如见吾也。外书奉秦篆细君。

